

樊榭山房集

六

新學齋
印
PDG

吾師樊榭厲先生以詩古文名東南者垂四十年少孤
貧僦居杭城東園蔬畦麥壟間敝屋數椽讀書不輟甫
補博士弟子員績學攻古文詞聲雋一黌領康熙庚子
鄉薦兩上春官不售乾隆丙辰應

制科之徵重入都門及

廷試復被放隨翻然遄歸同徵諸公祖道國門外賦詩
爭歎息先生曰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
奉老親薄願畢矣自此亦不復謁選人居傍南湖結文
酒之社與鄉間諸老酬唱之作日益多間客遊揚州馬
嶰谷員外半查徵士兄弟延主其家馬氏儲書甲江浙
先生學殖本富又得諸未見之遺文祕牒朝夕漁獵故

其發爲詩文削膚存液辭必已出以清和爲聲響以恬澹爲神味考據故實之作搜瑕剔隱仍寓正論于敘事
中讀者咸斂手懾服尤工長短句辦香乎玉田白石習
倚聲者共奉先生爲圭臬焉憶前此十餘年大江南北
所至多爭設壇坫皆以先生爲主盟一時往來通縞紵
而聯車笠韓江之雅集沾上之題襟雖合羣雅之長而
總持風雅實先生爲之倡率也憶康熙甲午至戊戌先
生授經予家聽雨樓兄浦偕沆朝夕承提命去今五十
年先生之緒論猶在於耳今先生已久歸道山而沆景
迫崦嵫髮禿齒落學業一無成就有負吾師明訓愧可
言耶先生歿于乾隆壬申九月易簀前一日詔沆而語

之曰予生平不諧於俗所爲詩文亦不諧於俗故不欲
向不知我者而索序詩詞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尙畱
小文二冊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爲我序而存之
沉泣而受命乃日月不居人事乖違逋諾未償實疚于
懷今年己亥從先生嗣君繡周茂才索得原藁付諸剞
劂氏工竣問序於沆夫先生之文晚出其原本經術自
成一家當世自有子雲沆則何敢別置一辭惟感念知
我一言遺命誣諉用忘譏劣謹述先生之生平及沆從
遊承訓之本末次第以紀其梗概附諸簡末報先生於
九原云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秋七月受業汪沆拜
序

只

大泉云簿到四十三年大元文煇十日受業至元拜
後承贈之本末大率以出其對理則漸磨未辭或主於
殊一言數命諸齋用亦歸於終始或主之生平又或終
始一寒當毋自存于雲鳥與地相離一輪對想念時
隱刃工必問取效或夫夫主之文雖出其泉本雖孤自
爾今乎已之於夫主歸吾爾固與本家同京家村數族
獨立而受命內日且不習人專乘聖曲能未敢與及子
小文二冊類類類于賦楚香也則日昌為好子爾其
向不即與香香香不待問二美已自有而受之新舊
序曰于生平不帶文谷也為詩文亦不帶文谷也不知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卷之一

授衣賦

蕉葉學書賦

春陰賦

枕溪廊賦

萬寶告成賦

河清海晏頌

卷之二

石經考異序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六藝之一錄序

一角編序

漢印譜序

續泉志序

醯略序

使琉球記序

烏船紀略序

王右丞集箋注序

王雨楓集杜詩序

宛雅序

沽上題襟集序

茅湘客絮吳羹詩選序

煙草唱和詩序

卷之三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景申集序

沈氏探梅集序

懶園詩鈔序

查蓮坡蔗塘未定藁序

鶴洲殘藁序

雙清閣詩集序

蔣雪樵詩序

秋聲館吟藁序

程文石詩序

余茁村詩集序

綠杉野屋集序

葉筠客疊翠詩編序

蔣靜山詩集序

岳泗菴遺集序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汪次顏遺詩序

汪司馬半舫集序

沈椒園詩序

无悔齋詩集序

焦山紀遊集序

盤西紀遊集序

卷之四

紅蘭閣詞序

陸南香白蕉詞序

張今涪紅螺詞序

吳尺鳧瓊瓏簾詞序

羣雅詞集序

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絕妙好詞箋序

遼史拾遺序

南宋院畫錄序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樊榭山房集自序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卷之五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五百羅漢殿記

餘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益山小隱圖記

耕巖草堂圖記

三十六鷗亭記

松吹書屋記

舟菴記

秋聲館記

卷之六

秋日遊四照亭記

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佛日淨慧寺遊記

開濟西湖碑記

田家灣志

屠墟廟志

機神廟碑

重修洞真觀碑

重修錢唐西溪天曹廟碑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卷之七

張昭論

杜氏通典馬氏通考鄭氏通志總論

厲氏考

漢西京無太學辨

齊襄公復九世讎議

李烈婦贊

節婦田孺人傳

張卿子先生畫像贊

數帆臺銘

澆藥井銘

答金華馬使君啟

徵刻宋詩紀事啟

祭汪舍亭文

汪君嘯園傳

張曠菴先生墓誌銘

候選儒學教諭馬君墓誌銘

奉直大夫深州知州李公暨元配趙宜人合葬墓

誌銘

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蓋思方公暨元配沈孺人

墓誌銘

朝議大夫候選主事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誌銘

卷之八

寓簡跋

神龍蘭亭拓本跋

吳越武肅王登雲臺題字跋

下天竺寺山天寶六載餘杭郡太守張守信題名跋
乾道臨安志跋

宋臨安府在城興福禪院記跋

元西天元興寺鐘題名跋

董源龍宿郊民圖跋

吳禮部詩話跋

山中白雲跋

友林乙藁跋

沈青門唾窗絨跋

賞延素心錄題辭

湖船錄題辭

書馬文毅公彙草辨疑後

說杜詩雲出門

書項生事

樊榭山房文集目錄

雲輪閣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一

空齋

錢唐

厲

鶚

太鴻

授衣賦

以衣被蒼生既安且煖爲韻丙辰京師作

若夫泰風應律素顛遄飛日大火以次舍月西陸以揚
輝驗寒氣兮總至願時服兮無違占四人之月令授重
褚之溫衣授必有所受也於焉敬天府之受衣之爲言
依也以是念小民之依觀其義取章身美稱在笥典臬
呈材功裘告備嬪貢紀其匪頒縫人獻其歲事適百體
於舒徐冀羣氓之暢遂少昊執矩法宮高拱以廉深兒
湯舉秋窮簷煦嫗而覆被爾乃九重有善政四海無寒
鄉挾纊非可以戶給衣帛固由其力償蟲悽悽以語月

雁噤噤以迎霜杼響停於前戶燈影映於鄰牆井宿絲
而已涑火申繪而有光刀尺耀其摻手綫縷縈此迴腸
將以貯八蠶之絮製一襲之裳旣異夫黼黻昭宣半白
而半黑亦取乎文章炳煥爲赤而爲蒼是知天道送燠
而迎寒人事轉寒而向燠兌方之氣云調酉位之陰不
伏聚四十五日之女紅邁七十二儀之民俗崢嶸冰雪
將磔攘於司儼密麗綃紈自儲藏夫薦鞠何以勛之曰
婦官老者懷兮少者安何以縣之曰象魏公桑畢兮公
田旣我

皇上裳垂元吉象合文明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纓紱榮
施於寮采章縫化洽於儒生授几杖而養老訓組練而

銷兵豈止家盡歌其五綉不啻人盡被以三英猶恐一夫之不獲彌軫顧於

皇情於是訪道細旃求賢良冶鵠版勤搜雕章繕寫微蛩催織尙念茲而在茲天駟降祥當匪且有且小臣獻無逸之篇敢以繼豳風與豳雅

蕉葉學書賦

爰有醉髡亦號書顛假一林之蕉葉代五色之花牋種紙爲田惡其棄于地學書作草愛其全乎天維彼蕉兮偃亞紛披朔方不茂南國多滋展葉過牆固覆幬之自我抽心出土兼舒卷之隨時入輞口之圖中綏綏雪壓植零陵之寺裏瑟瑟風吹青鳳嵇稔宜如椽之不律綠

雲滑膩待似漆之喻麋于是破不動之枯禪試無羈之
柔翰折處當堦拭之近案翻翻疊翠稱狂怪之情一一
斜紋恣縱橫之腕灑窗有響悅墨雨之爭飛入草無聲
似秋蛇之驚竄既濡髮罷撮襟終微颺襲清露融題秋
戰之常陸子願標堂下

陸龜蒙戰秋
辭蕉標建常

記夢餘之鹿鄭人

應置隍中漫號鬼襦筆陣豪而鬼辟宜呼仙扇文波逸
而仙通修竹休彈揖張芝于硯北清陰漸減見索靖于
牆東六草堪珍百枚成幅障薜荔之屏懸昔邪之屋影
寫而指掌俱涼鉤摹而衣衿盡綠昔也古佛觀身喻無
堅于貝函今也高僧運畫示有用于圓菴蕭鋒之一桁
芳塵尙嫌其浣鄭虔之三間柿葉未足爲貪然而絹裂

飈嚴旂擄霰墮裝梳徒云竊拊不可比山花之字究竟
歸空等壇竹之符有時從火是知菅蒯毋棄者代匱之
義斤削弗良者遷地之機彼蔡侯之功常存藝圃斯素
公之草永暎禪扉眼底鷗翻揭楮膚而剡剡胸中霓吐
展藤角以霏霏向使不傳書蕉之事又烏知古人之學
八法非止藉一揮者乎

春陰賦

千門晝永二月春中竚韶景於平樂之觀候妍華於駘
蕩之宮擬陽暉以鏡野悵氛靄之帷空屈子之湛湛江
波幾層深罨淮王之萋萋草色一片低籠爾乃凝綺闥
覆嚴城入清籟傍雕甍迢迢似夢黯黯疑醒燕歸無影

絲墮難輕占甲子之謠麥先測雨畫丙丁之帖花亦求
晴蘋吹東來忽將開而復斂柳星南次豈在晦而能明
若夫比臘非窮等秋彌積傳燭逾紅汎醅更白載觀祓
禊愁連洛水之濱欲上秋千思結長安之陌其感人也
難狀其被物也無端拾翠意阻攀條緒闌緜漠青門繫
香輪而幄暗森沈朱戶壓摻手而簧寒得毋妒羣娛之
蹤故障蔽以千重或云護百卉之芳故帟幕乎三光若
有跋烏則量金而買不無黑蜨且淬劍而殲使碧舒兮
紅笑悅拂席兮垂簾奈何別路方遙長門深閉戴勝雙
飛射干交翳梨雲以縞夜爲奇棠藥以解愁稱麗詩人
樓上徒爲安石之吟少婦燈前還發莊姜之嚏

枕溪廊賦

以枕流欲清其耳爲韻

淀號雍奴滙于畿南之野沽分丁字歸於海上之洲其
中有溪焉其爲溪也旁通樊圃暗注湖溝翻車如鴉而
銜尾桔槔似鶴以昂頭奔澆潏其若赴合泌澗而交流
光汀滢兮不知夜聲潺湲兮忽驚秋其上有廊焉其爲
廊也重欄逶迤複雷連廕陋南朝石步之名丁謂詩困憶南朝石
步廊仿吳山卻月之吟去聲○東坡詩夢繞吳山卻月廊數行斜桷照波
影以初翻幾折紅闌跨縠紋而倒枕於是搖苜藻拍漣
漪繫酒舫垂釣絲水宜洊至瀾必觀其度楊柳之涼颺
簾痕演漾響菰蒲之春雨瓦縫參差廊屈曲兮溪屈曲
試吳鞵兮猶未足溪纒屬兮廊纒屬命剡權兮唯所欲

若夫藤蔓紛披擬罨畫之汎荷花歷亂誤浣沙之行莫
不凭襟招鷺側帽聽鶯魚堂策兮叩檻鷗撲漉兮敲枰
郭恕先界畫成時縵迴隔浦白太傅灘聲作玳筩就跳
沫穿楹映層雲兮窈窕入斜月兮淒清溯茲疏引方勤
經營伊始幽可避俗華不期侈迢迢千步差覓詩心灑
灑一條乍醒醉耳

萬寶告成賦

以時和年豐民
安物阜爲韻

天清沃野水落平田素商應節少皞司權羨木穰而紀
厯美韞斂以告虔稼穡作甘兆人羣號曰萬寶倉庾維
億國用遠踰於九年懿夫稷之種嘉虞之財阜順平秩
於西成遡俶載於南畝土牛出而送寒銅雀鳴而命耦

杏花菖葉序九扈以司春清眀冷風勸三農而恐後蒼
龍旣見舞雩而澤不愆期鴻雁初來報賽而獲云大有
聖人祈穀嘉祥載歌究乎天者胥熟麗乎土者咸和彌
望而黃雲徧覆連畦而玉粒駢羅荆揚宜稻雍冀宜稷
青州宜黍獻之以薌其而十千異產不周之粟陽山之
稌南海之秬助之以瓜果而華實宏多地不愛焉普存
可驗數旣盈矣握算仍過抽六穗於一莖陋相如之頌
封禪標同穎於異畝邁唐叔之作歸禾爾乃龍枝兮並
茂虎掌兮交垂芒擢兮黃人之日曝稔開兮青女之霜
滋耒響涼颺落餘糧之璀璨鎌分新月積滯穗之紛披
龔以扇墮香透重茅之屋簸於箕舌秕揚六枳之籬社

鼓載鳴迓田祖而是生九穀籥章有掌歛豳詩而不害
三時於焉納總則

天家之觀衍盈倉於以明禋則

帝籍之敷腴備物辰告嘉告覩燥溼之惟均財成曲成
仰陰陽之無拂用天分地而懸黎垂棘不足珍力本重
農而大貝南金皆可屈是以得其寶禮洽而樂舉享其
成遠至而邇安山出車河出圖駢蹤而集鳳在巢麟在
囿拭目以觀朱草華平因銜苞而連類芝房蕝莢同吐
秀以交攢於是秀眉之老羈屮之童媵繞杜曲居連讓
東籥餘織竹角罷吹桐大熏鼠穴高築牛宮神絃祈雪
易緯占風雞肥豚碩薤白薑紅南榮獻日北望呼嵩僉

曰重寶永符乎

大寶屢豐高出於元豐歌曰多稼兮雲屯薦新兮取陳
席慶兮百室藏富兮千春茅三脊兮曷可擬花四照兮
非其倫稱觥兮祝

萬壽子來兮趨公旬願爲太平之人兮萃萬寶以粒我
民

河清海晏頌

并序

禮云聖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河原也海委也河發
源於崑崙之墟千里一曲九曲而入海海周乎八紘之
外有幼海有裊海有大瀛海百谷歸焉四瀆宗焉惟河
惟海包乾之奧括坤之區握瑞符叶嘉祥聖人首出御

世得一而萬化成河海受職定位得一而萬派澄粵稽
往籍榮光塞河徵於上世海不揚波紀於成周若夫感
應交捷盼蠻並臻歲蕤於圖牒而震耀於耳目者未易
覲也欽惟我

皇上中和立極濬哲恢圖合六屬六敘六聯之所掌式
辨於周官萃九山九川九澤之所珍厥包於禹貢遂民
之生則日用飲食忻其徧德復民之性則惇庸典禮洽
其綏猷固已瞻之如雲就之如日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洵乎仁亶而恩濺允矣軼頊而駕軒乃

一人垂拱司契於上羣黎緣督交勸於下
睿慮所周健行是則

謂田功既已卽而宵旰維勤

賜復蠲租之疊霈

謂庶績既已熙而旁求有典

闢門明目之常聞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皇上於是考太常之所守稽功德之宜祀樛燎沈甗祭
則受福山林川澤咸秩無文祥正而青旂肅事土膏而
朱紘戒典先農之祀徧於郡縣懷柔百神莫不效順川
靈嶽祇奔走抃舞蜿蜿蜒蜒懿懿芬芬若河有伯若海
有神

聖天子蓋感之以至誠綏之以大德矣雍豫之郊冀晉
之甸大河所經石水斗泥上下千里積日瑩澈投膠者

莫得比其潔濯纓者羣然就其深澄源疑澱歷萬晦朔
守臣騰躍而告之太史連絡而書之鴻生鏗錡而頌之
河之清也如此漸水出於黟山入於東溟浙省所環歸
墟之所而潮汐之衝也比年決齧水維偶緩

皇上念切民依

天藻頒而穹碑立泉府發而新廟建羣工萃止畚築雲
集今茲秋濤應月颺母無驚靈胥委蛇而御轡天吳訾
慄而匿景纖塵不飛餘波不湧耕桑得所婦子其寧海
之晏也又如此夫儲精錫祉者

聖主運之於宥密者也奏績安瀾者賢臣致之於旬宣
者也惟

聖主乃得賢臣之助惟修和乃協平成之理小臣沐浴
醲化莫罄形容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乾端坤倪動靜不窮惟

聖有作成位於中九圍是式八荒來同德以爲車樂以
爲御肅肅雍雍浹於兆庶民惟

后戴神惟順助河曰德水海曰環瀛或經九野或包八
紘聿稱巨浸天一所生其澤廣潤其量虛受

聖皇膺圖靡不徧覆旣徧覆之又懷柔之揚其清矣式
是晏而

帝心明明河乃如鏡

帝德安安海乃可泳於萬斯年

一人有慶魚鼈咸若琛賚胥來元首康哉股肱良哉朝
宗之義萬國咸該

樊榭山房文集卷一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二

錢唐厲鶚太鴻

石經考異序

六經自遭秦火或藏屋壁或寘山崖大義微言幾乎中絕漢興摭拾散佚絕而復續脫漏舛譌往往而有向歆父子校之于前伏無忌劉駒駟馬融班固諸人校之于後乃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私文者于是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石經之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錄所收金石文字最廣

獨遺唐石經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釋所載漢石經僅殘缺遺字晁子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版本參校著石經考異其書不傳 本朝崑山亭林顧氏著石經考一編自漢以後異同始末該而存之可謂補前人之遺者也吾友杭君堇浦補顧氏之遺而加詳中參之以辨論如五經六經七經之核其實一字三字之定其歸二十五碑四十八碑之析其數堂東堂西之殊其列自洛入鄴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駁鴻都門學非太學魏石經非邯鄲滄書直發千古之蒙滯皎然如揭白日渙然如釋春冰蓋綴緝既力用思復精足以剖芒釐審同異不獨爲顧氏之評友兼可上溯晁氏大神來學

者已書成堇浦屬序于鶚竟讀而歎曰甚哉著書之難也范曄楊銜之魏收魏徵諸家皆誤以漢石經爲三字堇浦援据諸書而知一字之爲漢三字之爲魏請爲堇浦立一佐證可乎公羊昭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旣哭以人爲菑何休注云菑周圻垣也今太學辟雍作側字儒林傳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尉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按蕃誅于靈帝建寧元年又七年爲熹平四年始立石經爾時休詁公羊未卒業則辟雍所作側字其爲石經隸字無疑趙氏金石錄亦云世所傳經書與漢石經不同者數百言此蔡邕石經一字之佐證也左氏隱

元年傳仲子手文爲魯夫人孔穎達正義云唐叔亦有文在手曰虞隸書起于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魯作𠂔虞作𠂔手文容或似之按晉書衛恒傳言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唐書藝文志有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正義所引是古文一體此正始石經三字之佐證也鶚不敏不足與于校讎之役聊以斯言復堇浦或者希左袒于斯編云爾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

新安方子君任作隸八分辨或以爲方子有志於古之道者也曷不觀馬鄭王許諸儒之會通發濂洛關閩諸賢之壺奧以勒成一書而先從事於此予曰此卽方子

有志於古之道之一端也道載於文文散於事古者保
氏之所教學童之所習莫不晰其形聲以通知天下之
事而昌黎亦云爲文必先識字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
詳不可得聞矣莫備於小篆隸八分皆自秦時初造以
迄於今予嘗謂始皇雄材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
千古無窮之利卽其有功於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
也李斯作小篆程邈作隸王次仲作八分三體本自判
別後世自歐陽永叔洪景伯吾子行諸公誤以八分爲
隸由不知隸卽今之正書而八分取義亦未之講也善
乎蔡文姬之言曰割程邈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
分取八分故謂之八分而隸與八分之辨已如列眉矣

方子博極羣籍援引富而評駁精畱心游藝之學何莫非形而上者之所寓歟吾友金冬心處士最工八分得漢人筆法方子曾求其書孝經上石以垂永久用暴秦之遺文刊素王之聖典方子眞知所從事而衛道之心至深且切也夫

戈達夫法書通解序

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所重者辨形聲謹點畫而已自秦以降日就簡略始變古文爲小篆于是草隸以興筆法亦重漢陳遵與人尺牘皆藏弄之以爲榮魏晉以後帝王公卿競習於此北朝張景仁以八體位致通顯史臣至稱爲倉頡以來一人法書之重與文學爭權矣

當湖戈君達夫宏通士也手輯法書通解頗詳於用筆
結字所撰述古一篇摺摭奧衍突過寶泉其學要自足
重不獨工書也達夫盛年方將以文學遭遇此書行爲
道山延閣之藏不可與盛熙明之法書攷共彪彪炳炳
於寰中耶

六藝之一錄序

歐公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
其言豈不信然哉而又以爲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
足以致之此殆公之遜辭而非其實也公之後有胡戢
秀才者效公集古作琬琰堂濟北晁无咎爲作詩云君
不見廬陵公往爲學士修書日詔畀千金訪遺逸遺文

逸字往往出是公集古之作在翰林修唐書時奉勅訪求且有千金之購詎得謂力之未足乎故好之有力而能聚其上帝王其次公卿又其次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若夫布衣糲食窮居野處之士雖嗜之一而篤如歐公者亦未必能得得亦未必能聚詘於力之不足往往然也而公又慮聚多而終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兼作跋尾以傳後學此則公所好之一而篤雖帝王公卿與士之淹雅而饒於資者好之而能聚不暇爲錄以傳於世亦終等於象犀金玉之必散此時有力之強不能不爲之詘而慕歐公之爲者出焉自宋迄今爲圖爲評爲編爲譜爲史爲志爲錄爲略爲目爲記粲然備矣

而吾里倪先生崑渠有歐公之好而無其力乃集諸家之所錄輯爲一編名曰六藝之一錄分別部類發凡起例凡爲六門爲卷五百有奇以金文石刻法帖爲經以書論書體書譜爲緯其用力可謂勤且肆矣先生志抑而謙竊取直齋陳氏之旨以爲書品書斷所論雖工至鍾王正與射御同科乃游藝之一耳鶚披其書上下千古賅括朝野則通於史偏旁音訓各有據依則通於經旁引曲證不遺幽遐則通於子與集蓋合四庫之菁華以成一家之書而先生已當杖國之年不假門生子弟之助閱市借人晨書暝寫數易寒暑以成書學之巨觀其學力日力有非後生涉獵輩所可望然則先生之於

古可謂真能好且聚者也強有力者也承命爲序蕪詞
不文幸得附名其間以爲厚幸云

一角編序

晚菘居士耽愛書畫獨具真賞此編自比之馬遠殘山
剩水以未見元以上真蹟爲歉耳彼唐王廣津宋賈師
憲明嚴惟中據枋國之勢肆其豪奪金題玉躐充物篋
笥未幾零落或歸天府或散人間徒令人有煙雲過眼
之歎居士此編所購雖前代爲多然損硯田節衣食以
營之辨析入微芒寶護如頭目以悅吾生以長子孫居
士復何歉哉詩不云乎豈其食魚必河之魴祕密藏中
安樂法吾從居士而問之癸丑除夕題于南湖花隱

漢印譜序

漢印之傳于今者有二曰官印曰私印官印昉于周之
璽節至漢製乃大備緩鑄急鑿爲用不同今之印製九
疊其文去漢絕遠惟私印記姓名多仿漢法夫班范兩
史荀袁兩紀之所載其功德炳煥于簡冊者詎因一印
存毀爲重輕若姦諛之骨旣朽而名印猶存宜唾棄毀
滅之不恤况瑣瑣獠狽噉盡無可稱述者乎然且王厚
之姜夔錢選顏叔夏著之爲譜揚克一著之爲格吾邱
衍著之爲式朱珪著之爲集考葉森著之爲韻釋諸君
子豈惟篆學之古拙足取哉亦云善惡之名范金附之
不朽爲吉爲辱勸戒是寓其修名不立徒託蟲篆以自

見者又足懼也夫是之取其亦遠于玩物喪志之誚已
甘泉程君振華多才藝最精于鑒賞嘗藏弄漢官私印
共八百餘件濡紙脫文編排爲譜屬予序其端因爲道
漢印可取者如此

續泉志序

續泉志若干卷吾友胡道周氏續宋鄱陽洪文安公遵
之書而作也錢法自周九府漢三官而後輕重大小時
異代殊前文安而纂述者若梁顧烜唐封演張台宋陶
岳杜鎬董道金光襲李孝美輩文安皆搃摭而辯證之
又廣采史子諸家而以家藏古泉百餘品摹畫爲圖用
力可謂勤已惟昔宋室之南軍興歲幣公私交困緡錢

不足用始以益州交子之法行於江淮行在於是天聖
閒所置務其交引視錢爲準者卽以交引代錢天下大
計仰給於紙謂之楮幣元費著作譜載其圖式界數甚
詳錢法之變於是而極文安生其際目擊時艱爰作泉
志論世者以爲殆文安微意所寓云道周嗜古之篤不
減文安凡所昉陳皆得於神林破冢鎔摩蘇蝕之餘不
獨齊太公貨新莽泉模爲文安志所未備卽有宋一代
諸年號泉之外又得銅牌徑二寸許其文爲臨安府行
用準三百文省予向讀郎仁寶七修類藁云是南渡國
窮補救變通之物交會錢引之類第不解所謂省者何
考洪文敏容齋隨筆云太平興國四年因五季之制詔

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自是以來官民出納名曰省錢然則銅牌者殆亦支錢之券當日錢無足陌故著省字非如楮幣之祇以千百爲率也銅牌廢而楮幣行此正可補宋史食貨志之缺於以續文安作志之微意相去五百年有莫逆於心者焉文安志分九品曰正用品曰僞品曰不知年代品曰天品曰外國品曰奇品曰厭勝品天與神鄰於幻誕無稽道周削之限以七品尤有特見予故猶舉大略而爲之序

醯略序

趙君意林撰醯略成如千卷眩綜奧衍靡所不其實爲前此所未有不特顧野王載醢醢之味吾子行辨酢醋

之文而已而無學之徒或目爲底下之書夫大易所陳
曰節飲食雅詩所褒曰議酒食醯鄰於酒而可飲食者
也治菹柔膾和藥養骨無不是需節之議之寧無切於
資生之要而漫侈隸事云乎哉予準之漢以來簿錄家
應入子類者有二周禮食醫掌王百醬之齊膳夫職云
醬有百二十二甕賈氏疏醬謂醯醢也鄭氏云齊菹醬
皆須醯成味也隋經籍志食經酒要皆附醫家醯略應
入醫家齊民要術起自耕農終於醯醢宋藝文志酒譜
茶錄皆附農家醯略應入農家準之於子如此參之於
經如彼後之淹雅君子其舍諸魚豢作典略裴子野作
宋略李淳風謂王無功爲酒家之南董子亦謂君爲醯

人之魚裴夫略者巡也於書無不巡也略者界也以醯
爲之界也

使琉球記序

皇清受命奄有區宇仁風義問扇被萬國戴斗比景之
域文身鑿齒之倫無不悉主悉臣奔走恐後琉球遠在
東南海中恭順夙著冀霑

聖人寵靈世爲外藩以奠卉服延頸鶴望請封者至再
康熙元年張侍御學禮銜

命以行遠涉鯨波踰年後歸中朝著有使琉球記二卷
上卷言使事下卷言風土也侍御嘗鏤版歲久漶漫曾
孫寶善謀重授之剞劂而屬鸚爲序按琉球之名始見

隋書字作流求元史作璠求隋書言國王姓歡斯居波羅檀洞多鬪鏤樹條織似髮王乘木獸所居聚髑髏壁下異俗可駭如此元史但言澎湖嶼已下漁舟颶漂落滌返者百一自隋至元慰諭不服浮海擊襲虜其民人而還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而山南山北二王相繼受封其後爲中山所併朝臣奉使者陳侃蕭崇業夏子陽容胡靖等各有撰述明一統志仍隋書之舊而侃等所書類多浮飾紕繆其言不實君子弗尙也侍御之記魚龍風雨變怪百出其奇險有不止於落滌者自正副使臣以至黃頭赤幘輩皆仰

天家威德所芘克全無恙而禮儀之虔恪民俗之樸略

絕無荒誕可駭之狀則

至化之漸者遠故錄之象胥掌之舌人者簡且質也且夫人臣出使外國多以口舌折衝若陸賈張騫等爲比無論南越大宛非唐虞盛世事而賈等方緩頰吐吻之不暇又豈能條其見聞一一筆之於書若琉球國貧而俗儉侍御減供却金上體

日 朝廷恤小柔遠之至意而中山久旱冊禮旣畢大雨三日

聖澤滂流瑞應尤卓越萬古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而又錄其禮俗政教札荒厄貧康樂和親之類各爲一書以反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侍御之記其猶比物此志也夫嗣是出使者汪檢討楫則有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徐編修葆光則有中山傳信錄皆本待御而增益其未備惟侍御能舉其大者以有待也

鳥船紀略序

古者車戰利西北舟師利東南此大較也太公陳蒼兕於盟津叔向召舟虞於涇水西北之兵未嘗不需舟以濟攻擊備禦之方略焉賦苦匏者命之將習流不其難歟所謂利東南者三江五湖黏天無壁寇據爲險我乘爲利以舟禦舟卽以舟攻舟則形式之詳器械之精操縱之宜未有不講求儲待而能占師中之吉獲濟川之

用者矣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以滇南叛全楚振動
桂鎮海大將軍印京口將軍張公時爲副都統聞變卽
移駐武昌佐討逆將軍鄂公鼎帥水軍進勦賊黨盤踞
岳州出沒洞庭公謂水陸夾攻爲上計遂以沙船屢敗
其眾克渠杜輝獨乘烏船船勢駛賊不可仰攻公請於
幕府造烏船以敵之附掠陣使臣入奏奉

命使公至江南監其役京口船式久廢無考公因福船
之製增損之船成凡六十艘復泝流入湖舟犀士飽風
利帆駛連有桃花峽柳林觜君山壘石之捷會十月水
涸眾慮阻淺爲賊所乘公不爲動橫截上流使之餽援
俱絕魚駭獸散

王師於是直抵滇城逆黨卽時殄滅論者謂保全岳鄂
得烏船戰力爲多夫自昔水軍俱用火攻若岑彭伐公
孫述則以冒突露橈焚夷陵之浮橋周瑜拒曹操則以
蒙衝鬪艦燒赤壁之戰舸王濬平孫皓則以大船連舫
然橫江之鐵鎖乃所藉者荻薪膏炬而已今則礮火星
而無堅不摧牌盾雲羅無隙不固櫂卒譟躍鉤拒並施
此卽虞甸程工無所獻其巧輸般運指不足喻其奇者
也然且剗者不能用用者未必剗公始以意匠經營爲
船司空繼以忠勇奮厲登艫指麾莫不如意蓋旌旗沿
武昌而上也先聲足以褫賊之魄樓櫓劃洞庭而戰也
持久足以制賊之命於以上稟

廟謨下作士氣有存於物之先者其佩將印受上賞以功名顯不亦宜乎公鎮京口月餘寢疾彌留言不及私惟出烏船紀略一編授嗣君景仲俾錄而藏之安不忘危有備無患公之志也公孫運判寶善將雕木以傳屬序於鶚所以裨

國史述祖德經武略胥在是焉因不敢辭而爲之序公諱思恭字欽五奉天遼陽人隸鑲藍旗

王右丞集箋注序

箋釋之學自古爲難注班書者服虔應劭如淳晉灼而外無慮十餘家至小顏新注穿漏解駁指其牴牾差謬不少假借自謂無復遺恨而二劉兄弟父子旋起議之

注文選者李善而外如呂延濟劉良李周翰張銑呂向等又加疏通可稱該備而邱光庭作兼明書多是正其疎略求如酈善長之於水經劉孝標之於世說歷世久遠無有索瘢擿垢者蓋指未易屈焉詩之有箋昉自鄭氏宋人箋杜集數十家近人多取唐名家集爲之字櫛句解以便觀覽而王右丞集獨鮮善本右丞詩在開寶間早擅英聲千年來與儲太祝王龍標岑嘉州孟襄陽輩並驚天壤尤推傑特文格華整超逸雖不以此獲稱宋姚鉉撰唐文粹持擇最爲精審于右丞取頌碑序三首詩筆並茂洵才人之極致也吾友趙君松谷愛玩是編畱心綴述排比成二十八卷出以示予曰吾之爲是

注也唯詳與慎而已詳故世士所津逮之籍左證明白
根括完善卽至榆函貝葉之藏亦無脫漏而疑義所在
寧慎而闕如郢書燕說吾知免已又以餘力輯評跋羅
繪事具年譜展卷之下如與高人詞客在歛湖竹里間
繩坐靜言晤對于千載之上寧非藝苑勝引哉若右丞
迫祿山僞命當賊平時與鄭虔並囚宣陽里虔以善畫
祈崔圓得免謫台州司戶右丞以秋槐落葉之句達肅
宗從輕左遷中允善乎少陵之目右丞曰一病緣明主
三年獨此心于鄭司戶則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
死中興時又曰反覆歸聖朝點染無蕩滌則王鄭之優
劣詩史已有定論又何待後人之喋喋耶予因歎箋釋

之難而喜松谷之詳慎可爲注書之法後世雖有索瘢
擿垢者當亦歛然而退無復置喙矣

王雨楓集杜詩序

東坡謂學杜者唯得其皮骨集杜而無精神弊亦如之
集杜古句驅使貫穿猶可以奔放致力至五律則對屬
欲精章程欲變又須有灑氣流行其中必具少陵之詩
律與少陵之情境而後爲之乃如自運俗士思以百家
衣體擗摻少陵而有之讀趙東山評注有不汗下者乎
山陰王君雨楓集杜五律詩多至三百餘首雨楓才氣
豪健弱冠卽舉鄉試用經冠其曹屢上禮部見擯于有
司馬煩車殆幾同少陵殘杯冷炙之恨年逾五十始以

詞學被薦論者謂與少陵獻三大禮賦試集賢院何異
乃少陵遂因獻賦得官其贈集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
士也有曰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感激知己不忘衡
鑑之重如此雨楓摠文散藻有聲摩空不幸斥落且邁
微累如孟歸唐故事其別舉主也則曰繆稱三賦在刻
畫竟誰傳其自傷生理也則曰新詩句句好莫使眾人
傳嗟乎士只爲其可傳者耳使少陵卽不獻賦得官其
詩豈有能沒之者哉而雨楓終有不釋然者誠悼時之
已邁而惜命之多窮也少陵流轉飢困在救房琯被謫
以後雖暫稱遭遇終歸不偶雨楓生盛際淪棄而歸有
秦望會稽之山可遊眺有鏡中之田可畊優遊間巷歌

咏太平其樂固未可量然則人生之幸不幸亦復何常而集杜一編詎足以盡雨楓耶若其對屬之精章程之變卽有如少陵之晚節漸於詩律細者識者具見之不復多贅云

宛雅序

宛陵爲東南奧區溪清駛而山秀拔風氣懋美生其地者不誘於見聞而皆有以自立故其發於聲詩和平澹雅無噍殺嗶緩之音陸放翁序李虞部之詩云來爲守者風流吟咏謝宣城寔爲之冠生其鄉者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斯言蓋實錄也繼宛陵而起者有明諸梅若禹金季豹子馬杓司均未足當其選我朝施侍

讀愚山先生出而嗣蹤開寶以溯漢魏淳音至味流輩
所希予嘗謂漁洋長水過於傳采朝華容有時謝惟先
生獨無墜響宛雅一編蓋梅氏禹金爲之倡先生爲之
續而再續以迄於成者則先生之曾孫槃齋明府也夫
能選詩者必工詩審矣然非淵源有自矩矱世守則詩
之工也恆難言之唐杜甫爲審言孫論者謂句律之細
實本於祖而少陵亦云吾祖詩冠古又云詩是吾家事
宋陳師道爲洎孫論者謂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后山所
自亦如甫之於審言今槃齋稱詩江南無愧祖硯而宛
雅之選網羅幽隱持擇精嚴有以補梅氏之闕而成先
生未竟之業是則鄉國所用輶軒所采且足以標樹海

丙之的而爲羣唱所歸非偉觀歟子因之重有感焉吾
鄉風雅之盛不減宛陵無好事者蒐而輯之恆以爲欠
事往時吳丈志上商邱太宰坐中唱和客也嘗竭二十
年之力上自六朝唐人下迄前代錄爲武林耆舊集藁
如束筍頭白眼昏日夕鈔撮事未竣而歿今其遺書具
在後人不能爲之表章里中同志欲畢其緒又不肯傳
寫寘諸敗麓恐雨黓蝨侵終歸烏有然則吾人之著述
其有賴於賢子孫詎不亟亟哉

沾上題襟集序

古者賦詩有二有自作者如晉士蔦狐裘之賦是也有
引古者如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是也引古者義取斷

章卽如自作而不出鄭志以昵燕好後世奧區遐覽友朋倡酬之作權輿於此矣津門爲直沽入海處自元明以來地近畿南運舟官舫從之取道詞客經由者率多羈旅閔歎所謂勞者之歌求其遊集宴衍賦詩言志如顧阿瑛玉山雅集徐良夫耕漁軒集等不特自作者不可得卽援引前代亦寥闕無聞豈非不得其人無地主以爲之矧哉查君心穀儉堂彙弟詩品皆清警拔俗性復喜賓友負郭有水西莊軒櫺虛敞坐挹風帆雲樹於無際主其家者多浙中名勝山陰則有劉君雪舫胡君吳齋秀水則有萬君柘坡吾杭則有吳君東壁陳君對漚汪生西顥其詩各張一軍與主人爲勅敵合數年來

晨夕往還之作釐爲八卷又附以聯句詩餘二卷目之曰沽上題襟集夫漢上題襟集者唐段成式溫庭筠周繇余知古輩在徐商幕府追遊之作也江漢閒國風所首及固詩人之淵藪而諸人所爲坐觀花豔狎燕綺靡僅步齊梁之後塵以視斯集粲如球員和如笙鏞幽鳴相答如松風澗水近古之會友樂羣相宣以道者雖仍其名詭襲其響乎僕三遊長安皆有事輪蹄未嘗一至水西與分劇韻心穀諸君旣初爲沽上之作者後有引古之流直以爲沽志可也

茅湘客絮吳羹詩選序

吳爲東南大藩 本朝漸摩至化淳醲粹美聲詩極盛

其著者大小雅之材傳誦通都大邑髻男稚女皆能道其姓氏其隱者青燈老屋破硯枯吟或至槁項黃馘不能博一人知己徒埋沈於菰煙蘆雪之鄉者不知凡幾輩此五湖茅湘客先生絮吳羹詩選之所爲用心也或仿高仲武之評或綴元裕之之傳悽然似山陽笛泫然似雍門琴不待讀其詩已想見其人而況其詩不一格人不一情高者入天幽者徹泉古非朽蠹新非織則此如入三吳之市金齏玉膾芳腴溢目饜飫之餘幾至無下箸處題曰絮吳羹者謙詞也亦快詞也若曰吳俗輕揚吳音清浮欲如調五味者劑而平之則非先生之本意矣

煙草唱和詩序

古之飲者周禮酒正三酒之外又有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醕之屬其厚薄有殊大抵不離酒林耳三國吳志韋曜傳始有茶菴之名自是茗飲盛行于世古所謂六飲者廢矣若今之煙草明季出自呂宋國亦謂之煙酒以火不以水蓋飲類也顧未有詩之者當湖陸南香先生博物洽聞領袖羣雅倡爲青韻六首一時名流和者數十人爭先獲雋都爲一編而屬序于予予鄉亦嗜此以肺疾禁不復飲幾同母旻論茶有利蹇累大之慮然煙草之嗜徧天下遂與茶角勝茶有經有錄而煙草有詩吾知好事者當十手傳鈔庶幾彤管之貽芳蘭之佩

也乾隆辛未季春二十有五

樊榭山房文集卷二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三

錢唐厲言鶚太鴻

趙谷林愛日堂詩集序

自漢魏迄今詩歌之傳於代者往往有名位人爲多而顛頽偃蹇之士十不得二三焉其故何也有名位人勢力旣盛門生故吏不憚謄寫模印四方希風望景之徒又多流布述誦雖無良友朋佳子孫而其傳也恒易若士之顛頽偃蹇者則異是苟非若沈子明之於李長吉歐陽永叔之於蘇子美爲之表章於身後則惟有望於後之人以大慰其幽夤冥漠之魂耳趙五徵君谷林里中詩人之最也今年春年未六十以疾卒生平雖被薦

詞學無所遇卒不見於設施孝子一清在苦中漬淚
濡墨編香其詩爲若干卷以予與君游好亟以示予且
請爲之序予受而讀之綜論君之詩大概格高思精韻
沈語鍊昭宣備五色鏘洋叶六義胚胎於韋柳韓杜蘇
黃諸大家而能自出新意不襲故常其於今世魁人傑
士之號能詩者與之頡頏馳驟其間未知其孰爲後先
也使少加以名位則不脛而走天下者非一日矣而卒
有待於後人之發明嗚呼是非命也哉昔楊誠齋序范
石湖集云予於詩非以千里畏人者而獨於公斂衽焉
予於君亦云予所遭與君同不幸有伯道之厄早自編
其詩詞十卷以行未知能不磨滅否就使磨滅而君之

詩必傳於後無疑予詩有數首附見君集中或因之以不朽非厚幸也歟

景申集序

歲丙申壽門病店江上余過問之寒熱互戰膚悴且削而方書藥椀間雜廁筆硯禁掉不已苦謳愈益甚索視之則懷人絕句也夫交之弊久矣屠沽兒有酒肉者既不樂與勝流交勝流亦褰裳去之或襲羈屐之虛名愛博不專好賢樂善之誠實無有也壽門大布衣位不致通顯貲不足結客而取友不倦若暵之求蔭渴之求飲始終無間昔王丹論交云知全者鮮壽門可謂能全矣故其發於懷思者雖疾病呻吟之餘不能自己豈徒以

其辭之工哉長興鮑明府西岡積學愛人今之元魯縣
孟武昌也見而喜之謂可裨益交道其辭又最清拔古
奧不名一格乃鋟而傳之壽門懷明府詩見集中明府
之賢如此其他可知矣若予愚蠢卑陋而以金石文字
與壽門偶有夙契亦獲玷諸公末豈非幸耶

沈氏探梅集序

探梅集者吳興沈輪翁太史偕其從弟雨蒼從子東甫
霽漁勞山遊菁山上濠村倡和之作也昔人之題詠吳
興者水事多而山事少故蘋菰蒲蓮茗葦之屬寒芳擷
柔恆滿簡牘李直方記白蘋亭有紫桂翠篁辛夷木蘭
縈葉振蕊落英飄灑之語而梅則未聞惟山謙之吳興

記烏程有梅墟梅林梅亭談鑰志稱安吉縣梅溪多梅
菁山在烏程南舊傳葛稚川種黃菁於此故以菁名上
濠村在山下其地有宋秀安僖王墓又有常照寺爲宋
善畫僧梵隆所居巖紆林邃可以訪古則夫仙菁荒寒
梅盛水汎釋山行起亦人代推移境會變遷之大凡風
人之旨於是深矣唐以來倡和傳者例不一姓若令狐
楚韓琪等之斷金集段成式溫庭筠之漢上題襟集皆
是也獨竇氏聯珠集則爲常牟羣庠鞏五人之詩出自
褚藏言所編又非倡和今沈氏門才甲於淞河以西而
探梅一集用尤延之蘇東坡舊韻雲機月杼自出新意
實爲倡和詩之甲余因讀是集而想諸公當日立者倚

樹行者環石仰者承薌頰者拾英吟態歷歷若圖畫焉

懶園詩鈔序

往時吾杭言詩者必推西泠十子十子之詩皆能自爲
唐詩者也承其學者吳丈志上徐丈紫山師張先生秦
亭蔣丈靜山雪樵陳丈懶園師毛先生稚黃沈丈方舟
獨師嶺南五子而說亦與十子合諸君之詩聲應節赴
宮商訢合故流派同而交誼亦日以篤予齒視諸君最
少有倍年之敬而諸君皆折節下予予因靜山以識懶
園時靜山食貧困居諸君時相過存雪樵懶園尤勤于
贈遺猶記翁橋古桂花時偕靜山出郭解后懶園見其
眉宇敦樸有先民風氣無名場鬻凌之習及讀其詩則

歌行排冪彷彿嘉州東川五七言近體亦在錢劉之間
予固心儀之惜乎頻年飢走四方未得與晨夕論詩而
嬾園與諸君後先皆墓有宿草良足悲矣夫詩之道不
可以有所窮也諸君言爲唐詩工矣拙者爲之得貌遺
神而唐詩窮於是能者參之蘇黃范陸時出新意末流
遂瀾倒無復繩檢而不爲唐詩者又窮物窮則變變則
通當繁哇噪聒之會而得雲山韶濩之響則嬾園一編
非膏肓之鍼石耶嬾園有子景仁癸丑成進士作宰西
江將開雕是編以傳屬序于余余尤望諸君之後人皆
能表章其先人則予將載筆以俟

查蓮坡蔗塘未定藁序

詩不可以無體而不當有派詩之有體成於時代關乎性情真氣之所存非可以剽擬似可以陶冶得也是故去卑而就高避縛而趨潔遠流俗而嚮雅正少陵所云多師爲師荆公所謂博觀約取皆於體是辨眾製旣明鑪鞴自我吸攬前修獨造意匠又輔以積卷之富而清能靈解卽具其中蓋合羣作者之體而自有其體然後詩之體可得而言也自呂紫微作西江詩派謝臯羽序睦州詩派而詩於是乎有派然猶後人辨香所在強爲臚列耳在諸公當日未嘗斷斷然以派自居也迨鐵雅濫觴已開陋習有明中葉李何揚波于前王李承流於後動以派別概天下之才俊噉名者靡然從之七子五

子疊牀架屋

本朝詩教極盛英傑挺生綴學之徒名

心未忘或祖北地濟南之餘論以錮其神明或襲一二
鉅公之遺貌而未開生面篇什雖繁供人研玩者正自
有限於此有卓然不爲所惑者豈非特立之士哉查君
蓮坡以詩鳴寓內久矣蓮坡家海津去日下數百里而
近舟車馳騫憧擾於耳目門庭授受誘掖其心思宜其
詩之囿於派而蓮坡掉頭天際縱心遙遇所託意者山
水禪悅友朋書卷之間通脫雄鷲滌煩釋滯標舉勝境
流連景光輒警秀不可移置間爲豔詩及樂府非掣蘭
攬茝之旨卽花飛釧動之悟此其陶冶深而采擇富殆
無體不苞以成爲蓮坡之詩體歟蓮坡少嬰世網息機

最早力田侍養澹然一無所營而通懷嗜學博極古今
結友徧南朔有江湖且過之目昔人所謂隱不違親貞
不絕俗者庶幾近之讀者因詩以儀其人并因其已刻
者以想其未刻者知予言之不妄歎也

鶴洲殘藁序

海內稱清門世德而有文者必首秀水朱氏苾塍先生
則太傅文恪公之曾從孫尙書公之孫也文恪公以宰
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尙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
曰吾甚慚于叔父至今士大夫傳誦其語文恪後人有
竹垞供奉以布衣入著庭自言恆產不及太傅之半先
生爲貴陽公季子生最晚閱桑海後舊業零落僅依先

世所構城南鶴洲草堂以棲供奉罷官日常相過從故
曝書亭集中多及鶴洲之作所謂藕葉水亭真如塔火
多得之蕭摺之餘先生雖貴公子無負郭一壠資以爲
生恆忍飢誦經翛然自得而已晚謀微祿以養司訓吾
杭師道獨尊有聶東軒嚴峻之風矢詩不多直寫胸臆
有歸季思脫灑之意世士用門伐爲梯媒躁擾奔競如
將糖之蠲聞前輩之風其亦可以自淡于名利之外矣
先生之子嵩齡輯遺藁成屬予序其概如此

雙清閣詩集序

走揚州新城之交衢列隧聯榻中有詩人閔君廉風鍵
戶而居葺小閣三楹階下蒔甘蕉數本交蔭几格而榜

曰雙清夫杜老生平遭遇天寶時提攜妻子流冗道路
其所謂心跡雙清者不過依嚴武築成都草堂數年耳
廉風砥志厲行安於家巷內則有柔甘以養母外則有
酒茗以樂賓顧有取乎杜老之云者得毋清之一字爲
風騷旨格所莫外者乎大抵詩之號清絕者因乎跡以
稱心易超乎跡以寫心難揚州當舟車之會易溪山而
塵壒易友朋而投謁易文字而徵逐卽有折楊皇琴之
曲亦奚當於大雅此如風蟬露鶴噓喻霄鶴移而置之
咬哇噶沓之區有咽而不能成響者矣廉風土斷于斯
獨能絕去喬溺就於平中閒發警思戛然溲然足以析
煩而破寐可謂力能不囿於方隅也已昔吉甫作頌其

自評則曰穆如清風晉人論詩輒標舉此語以爲微眇唐僧齊己則曰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蓋自廟廊風諭以及山澤之臞所吟謠未有不至於清而可以言詩者亦未有不本乎性情而可以言清者廉風居聲利之地泊然寡營而獨喜臞就予輩枯槁蕉萃之士窮日繼夕流連傾倒而不厭韓子云爲彼不清作玉雪廉風其知之矣

蔣雪樵詩序

三百篇之詩稽之小序凡爲孝子所作者有四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唐鵠羽君子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也小雅蓼莪孝子之不得終養也北山大夫勞於

從事而不得養父母也由四詩釋之曰慎旃則不敢毀傷之旨也曰藝黍則用天分地謹身節用之旨也曰罔極則病致憂喪致哀之旨也曰憂我父母則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之旨也諷詠所陳百行之源具備而作者姓氏竟不得與家父凡伯芮伯仍叔蘇公寺人孟子譚大夫史克諸人並列孝者人子之職遭時不偶有不得盡第傳其詩以告哀而已蔣雪樵先生吾里之孝子也先生生盛時無祿仕託於醫盡其技以爲養居父喪不沐浴爪翦者三年卽屏肉食以至於今奉母色笑時涼燠謹藥餌夜必數十起母幾百歲乃終先生躬負畚鍤成墳朔望伏臘必造葬所泣慕拜奠畢景而返雖風雨

雪寒不避家居無他嗜好喜讀書爲詩以自適總先生
生平不離親側無山川夢寐之阻故其詩不必如陟岵
無何食何嘗之戚故其詩不必如鵠羽無我獨不卒之
痛故其詩不必如蓼莪無經營盡瘁之嗟故其詩不必
如北山而念甥姪篤交遊見雲泉而宅心與緇褐而爲
侶凡形於言者何莫非其情之所甚摯而先生亦豈肯
求聞於後與世之詩人爭工拙哉昔陳孝子曰謝貞其
詩王筠稱之唐孝子曰費冠卿其詩計有功記之孝子
之詩自有以姓氏著者先生雖老於家林羔雁不至當
不潛曜晦采於今之盛時也

秋聲館吟藁序

符生聖幾起孤生克自淬厲於學不幸年三十三積病
不愈以歿彌留時出吟藁一卷屬其執友王君茨簷詮
次行世且泣然曰俟吾師厲先生歸乞一言序之吾目
瞑矣悲夫悲夫余讀聖幾詩愈憶聖幾之爲人矣聖幾
賦性幽澹迥出流俗見干進改錯輩視如腥腐獨能追
扳古人與之頰印揖讓當廣坐中眾論蠶起意所不可
默然無一酬對而常有沖澗不易盡之致居家事二親
愉愉如也出則篤於師友有緩急不膜外視可以媿世
之執經同席未幾相遇如途人者故其爲詩澄汰眾慮
清思眴冥松寒水潔不可近睨至琴言酒坐送別登樓
則往往綿密周環情不與辭俱盡使其克永天年驅使

豪牘殆未可量而惜乎其僅此也或謂聖幾詩語境冷
峭故非壽徵古固有少日爲衰殘語而年與位俱高者
卽使聖幾以詩徵其不永如長吉之以扶摘致罰惇夫
之以呻吟名集要爲姓氏長畱天地間彼藉榮膺享上
壽歿而無一可稱將與螻蛄螻蟻同歸邱墟者可勝道
哉

程文石詩序

新安休寧之汉口當岐陽山下爲琅璜二水合流處歸
太僕熙甫稱其山圍水繞林木茂密孫山人太初有八
詩詠其勝雲溪暘谷間程氏聚族而居自宋迄今代多
詩人吾友文石其尤也文石性好道雅慕胎息大還之

術思得巖棲谷飲以終老迫於貧無以養母轉客四方
與予相會合於淮左近十年矣與之交氣日以醅而詩
日以上所資以爲客者亦在於詩然得意之作文石不
肯輕以示人也一日哀次其詩而屬予以序予聞道家
之說出於老子務去健羨黜聰明以求其所謂杳冥昏
默者若雕肝鑄腎用力於一言一語之工毋乃與道遠
乎文石有志於道奚不憚煩而若是今讀其詩天機所
到自然流露如霜下之鐘風前之籟應氣則鳴初無旬
鍛月鍊之苦而達生遺物能使人忘去榮悴得喪所在
然後知文石之詩之進乎道向之以詩人求文石猶淺
之乎言詩矣然文石終以貧故不能返汊口以居又不

能遠入五嶽諸名山覓異人而與之期沖舉徒然用詩
篇一寄其寥廓之想予又聞道家有五倉辟穀之術文
石豈求之未得邪淮左多南帆北馬直利名藪耳非道
鄉亦非詩國也若被褐懷玉和光同塵如古異人張平
叔王南雲之所爲則文石自得之吾無以測文石之所
至矣

余茁村詩集序

三百篇以來感時之作備矣屈子之傷春宋玉之悲秋
以至愛日長苦晝短不可數計也顧未有耽翫寒事而
吟不輟如吾友茁邨者茁邨天姿爽邁學靡不貫少日
頗饒於貲所儲古奇器書畫幾與清閼閣埒性喜結友

有急者投之輒解贈千金不少有德色及其中年囊篋垂罄閉門深巷或至竈額無煙而兀兀終日夕戛筆作金石聲未嘗以昔所周人者望於人人益以是高之集中詩大都皆彫年急景冰雪崢嶸觸於懷而托於音者也初出以眎予標其首曰銷寒予獻疑曰氣之游者寒則斂景之蒙者寒則清材之柔者寒則堅其在人也寒女有機絲人賴其用寒士有特操世資其道寒亦何可竟銷耶況復之一陽臨之二陽當頽鼎凜烈之際大出之生意已萌兆于下寒亦何必遽銷耶若君之聳山字肩踞爐畫殘灰作驚人語如是以忍寒可矣奚至效小兒女骨脆不能凌吹亟俟煦和點梅圖以脂爲九九數

而反名曰銷寒乎茁邨曰子言是也予書堂曰濡雪取
傅咸款冬賦中句與予詩有合焉用以名集子爲我序
之辭不可得卽次第其語以塞君意若其辭肆滂葩意
闢蟄戶以韓孟之奧峭爲宗而復取材近於皮陸淵雅
近於歐梅世當有知言者予評不足爲君重也

綠杉野屋集序

少陵之自述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至少陵止
矣而其得力處乃在讀萬卷書且讀而能破致之蓋卽
陸天隨所云較轆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陣敵
卒造平澹而後已者前後作者若出一揆故有讀書而
不能詩未有能詩而不讀書吾於徐君柳樊之詩尤信

柳樊生臨溪秀絕之鄉承襲清華流派有自爲文卓絕
恆區復以詩歌著稱綠杉野屋集四卷積平日所爲自
定而存之者也今年閏上巳與吳越諸公修禊事於湖
上初晤柳樊見其仿蘭亭體詩古音澹味翛然自遠固
已心折猶疑柳樊年僅逮壯使操觚剗壘與古人爭勝
於毫釐未必能大放厥詞如善御者歷蟻封過水曲有
組舞縱送之樂也別逾半載雪中過訪出此集見示然
後知柳樊之詩洵異乎今人之所爲者矣柳樊生平所
歷自吳興至杭不過百里卽其懷古攬勝之作已橫驚
別驅清峭奇麗使人不可擬議嘗閱臨溪先賢沈忠敏
與求集歎其錢塘賦水母七古一篇構象命意非浸淫

於古不能及讀柳樊明醮壇茶字琰天聖寺管夫人畫
竹諸歌筆力直破餘地繼忠敏而起者非柳樊誰屬耶
夫黏屋材也書詩材也屋材富而宋廡桴桷施之無所
不宜詩材富而意以爲匠神以爲斤則大篇短章均擅
其勝郭景純云黏材作柱埋之不腐柳樊持是以往爲
之不已將自有千古又可爲柳樊信者已

葉筠客疊翠詩編序

往時東南人士幾以詩爲窮家具遇有從事聲韻者父
兄師友必相戒以爲不可染指不唯於舉場之文有所
窒礙而轉喉刺舌又若詩之大足爲人累及見夫以詩
獲遇者方且峩冠紆紳迴翔於清切之地則又羣然曰

詩不可不學夫詩性情中事也而顧以窮與遇爲從違
卽爲之而遇猶未足以自信使其不遇則必且曰是果
窮家具而棄之惟恐不速詩果受人軒輊歟柘湖葉君
筠客詩人笠亭先生之子也自其尊人庭訓卽知四始
六義之教其時偶拈競病老宿皆羣相推服長而與于
續洛如雅集之壇坫予於吟卷中時見其新警瀟灑不
拘拘縛于格律固已心折今年春暮買舟來杭袖銜一
編問序於予予語筠客讀君詩知亦嘗挾所有遊金臺
歷抵公卿而一無薦剡息機南返戢影海濱雖業于詩
會不若胃脯洒削之可以連騎鼎食君乃如癖者之嗜
痂病者之嗜土炭流連往復而不能去是能不軒輊于

詩者欲不工于詩烏可得乎若予非能工于詩而性固癡絕四十年來未嘗一日廢詩今老矣頗動于中欲棄詩以他有所就輒因君以自礪君方強仕異日幸見知於世詩之不可軒輊者固自在也

蔣靜山詩集序

杭有隱君子曰靜山蔣先生爲明少宗伯良夫公之後少苦貧年十二釋書營什一于市獨喜爲詩從先輩毛稚黃先生學詩卜一廛于古清河坊曰吾爲賈矣寧賈而鄰于文簡札旣廢蔡侯以興或網或繭或竹或楮或密香陟釐吾質是以給口實而資其餘以給吾詩不亦可乎暇則取唐人詩讀之最工五七言律嚴于格調餘

于性情寧平易而不務險澀蓋稚黃先生之得派于雲
間陳黃門者流風故未墜也中年以後屢遭鬱攸慨然
曰給吾詩者天能厄之終不能厄吾詩迺徙居城東其
地風土閒曠饒水竹豐蔬菰先生樂之歲丙申予昏于
蔣氏先生爲予妻之世父屢得從先生論詩見先生貧
且老或不能給朝餽而胸臆坦然無蹙迫伊優之狀終
不欲以非分取一絲一粟與人交竟數十年無一語之
欺謾然後知先生殆古之有隱德者益足徵其詩之稱
心而言矣噫今世操不律爲詩之士少窺聲病卽挾其
技走四方務妍悅人耳目以要名取利詩而賈孰若先
生之賈而詩也哉況其始于賈而終于隱也

汪次顏遺詩序

康熙甲午夏予偕金君壽門訪次顏相與定交次顏居
在葵巷之東門逕幽邃有藤垂糾有竹合陰弦琴讀書
其中意澹如也其爲人抑然如不勝衣訥然如不出諸
口具上下古今之識蟠屈于胸中不屑突梯閃楡以求
合于時時亦無知之者少遊稗畦洪先生之門先生故
以詞曲擅名次顏好爲移宮刻羽之學不爽分釐有所
作必上薄風雅而間涉嘲諧隱語吾杭元時若曾瑞卿
之詩酒遺音喬夢符之西湖梧葉兒吳中立之本道齋
樂府張可久之蘇堤漁唱皆以不能俯仰隱約玩世自
託於檀痕金縷閒使次顏與之並生頡頏壇坫誠可無

魏獨未嘗以詩示人亦無有知其詩之工者今年四月
次顏病卒其子竣奉一緘泣且拜以告曰此先人詩治
命求序于先生者諦視封題宛然發而讀之則詠蘭長
句三十首涕下交頤循環咀味而後知次顏之所存也
夫楚辭所引之蘭王逸注以爲澤蘭至黃魯直羅端良
始以爲卽江南之幽蘭澤蘭漬膏辟蠹紉佩貯浴誠爲
有用于世幽蘭馥然于深林空谷夷而與眾草伍不以
無人而不芳次顏所詠殆卽黃羅所云之幽蘭有非澤
蘭之所得比者其所存不亦官然遠耶度次顏平生所
作必夥其藏去篋衍者僅止此句律之精深華妙直闖
唐宋人之室又承瀕危殷勤之言觸秋風敗叢之感故

不辭而爲之序

岳泗菴遺集序

吳興菱湖古凌波塘也其地山舒水緩饒蒲魚蓮芡之
利魁士俊人往往多出其中予嘗鼓枻過之意必有抱
道高隱不屑榮利如元真子桑苧翁其人者延訪久之
不可得意者俗尙華競雖有其人亦滅沒於烟波杳靄
間而無與傳與今讀泗菴岳先生之詩庶幾如遇之已
先生本金陀後裔世居樵李號甲族生明莊烈帝之季
遭世亂離田廬蕩析遂流寓吳興擇菱湖之風土而家
焉性愛山水一發于詩扁舟束書清漪茂樹與漁人蘆
子狎嘯詠終日意灑如也復精醫術以營親饗飧所遊

歷如臨溪雪川封禺下若放而至於東西兩洞庭吳閫
京峴諸勝其攄懷寫眺之作則蕭散澹遠其投贈寄答
之篇則清緜茂密以詩自娛一如在菱湖時乃先生篤
念維桑竭心計以從事舉祖父及從祖以下葬事凡七
恤族屬姻戚之貧弱者歲時傷感爲詩必稱羈人寄客
又若一日不能安於菱湖者然記有曰大鳥獸失喪其
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鳴號躑躅
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而況於人之秀靈者耶何以輕
去其鄉親朝死而夕忘者之眾耶讀先生詩忠厚悱惻
大樸未散獨挺流俗扶樹教道彼緣情體物者流曾何
足以知之而先生隱德自此彌深彌晦也已文孫載高

懼先人之清芬久而墜也距先生棄世三十有四年哀
次遺集求定於予予爲刪存如干首并著其始終以爲
之序後有續吳興掌故補吳興藝文者慎勿遺其人與
言也

汪積山先生遺集序

往時余將之婺州作衾字韻詩寄諸吟社最後得吾友
水蓮和章云徙倚閒齋辭竹簟商量江路定綿衾余哦
諷不能去諸口顧水蓮喜爲有韻之言而存筭者絕少
其意以爲多作不如多改善改又不如善刪也閒出其
得意者以示余余極嗜其詩清恬粹雅吐自胸臆而羣
籍之精華經緯其中昔人所云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

器者庶幾似之吾里近稱才藪第工舉場之文者或鄙吟咏爲閒家具而林棲谷飲清韻斐然梵夾新裁亦復斂手二者難兼被君一時將去何不廉邪

汪司馬半舫集序

自唐五代迄宋以詩賦決科故詩人最重知遇往往有刻意苦吟旬鍛月鍊槁項黃馘無人過而問焉者如唐處士至以詩藁納瓢投水中幸人接得以傳陸天隨以遺藁置白蓮寺像腹不幸爲俗子沈於水蓋不獨生前榮進爲不易致卽身後流播以慰其魂者亦有幸有不幸焉嗚呼其亦可悲也已若夫一吟一詠生邀萬乘特達之知歿而聲名焜耀於無窮有如唐韓翃宋陳與義

輩尤爲詩人所不多覲乃今於吾鄉先輩汪半舫先生
庶幾遇之先生少擅淹雅寓吳門爲朱太史竹垞宋中
丞西陂所重恭逢

仁皇帝南巡先生以諸生獻詩舟次

御試特置第一

階是與纂修 賜上第宜其生平之述作煒煌鉅麗臺
閣體多今讀其全集古體豪宕出入於韓杜歐蘇諸大
家近體復清便琅琅可誦由其博觀約取爲功匪旦夕
益見

聖主睿賞度越常流萬萬也唐人稱詩人之達者無如
高忠公今先生名位雖不逮忠公而遭遇出常格士林
傳爲美談當其爲潮州司馬時潮俗多剽悍銷弭於撫

循治行卓然惜其以憂去未幾下世卽其所稱政績觀之亦可謂之達者矣嗣君陳也刻先生遺集竟屬序於鶚因感歎昔人知遇之艱推先生爲窮於詩者吐氣焉

沈椒園詩序

符君幼魯里中詩人之擇也向嘗與予論浙西之詩獨於沈君椒園口之不置予詢椒園之詩何若則曰清麗之辭和平之響爲能絕去麤浮怒張之習而有似乎唐大歷宋慶歷諸公也予心識之願以未得見其詩爲恨癸丑歲客維揚椒園亦從海昌來訪予於邸喜且慰言笑旣浹神色閒若有結轡不自得者詢其故則知椒園爲名家子少孺染見聞於外氏得文苑鉅公以爲師若

韓之滉籍蘇之晁張然平居有田廬給餽粥詩書供研
討既更多難不獨骨肉師友閒聚散死生雲乖雨絕而
椒園亦用是客遊無方屢歎少陵之干請傷性矣別去
之眞州始寄一編來如別母云雲影有心隨望眼線痕
和淚綻征衣秋懷云境當安穩誰知足事到分飛始信
窮過樵沙道院云鄉老曾居此今朝忍再過遣懷云秋
來紅豆懷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皆纏緜悲惋元本於
人倫天咫之故而合於四始六義之旨若幼魯昔日嗟
賞之言猶不足以盡椒園者殆情隨境遷有不得已而
言不特工力之淺深與年俱進而已惜幼魯遠客京華
不得重與論椒園之詩使予興懷人之感也

无悔齋詩集序

往時吾鄉士友專攻舉子業例不作詩乙未丙申閒予輩數人爲文字之會暇卽相與賦詩爲樂酒闌燈灺逸韻橫飛必推周兄穆門爲首唱穆門詩主氣格以豪健爲尙淋漓排奐往往一座盡傾詩成每擊節自歌淵淵乎聲若出金石予輩亦從而和之少年氣盛曾不知老之將至也未幾各以事散去穆門方且臨易水上金臺久之無所遇遂走秦晉之郊極乎河湟關塞而止天時之明晦山川之險易人事之變遷無不于詩發之其豪也根于理其健也閱乎境岑杜儲王之遺響若去人不遠進而賡歌二雅頌揚清廟亦復何讓而穆門終以不

遇歸偃乎家巷以歿豈非識曲聽真者寡歟晚與予輩
放浪湖山結吟社有句云白鷗導我有閒意青柳笑人
成老夫此其胸中豈有纖毫流俗者哉後世誦之可以
想見穆門之爲人也令嗣宸望以遺藁屬予點定略爲
刪汰其什之二三鏤版以行者故人舒明府雲亭友誼
足不朽云

焦山紀遊集序

京口金焦二山爲天下絕景金山去瓜洲咫尺南北帆
檣所經焦山相去稍遠茗亭幽負孤峙盤渦巨浪閒遊
人跡罕至東坡云同遊盡返決獨往賦命窮薄輕江潭
自非耽奇好事者未易津逮也予平生三遊皆馬君嶰

谷半查爲之主一在庚戌冬一在丁巳夏今年戊辰仲冬之望復因江月發興同遊者凡九人往返兩宿南莊畱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賦詩七首聯句一首次第爲一集屬予序之以見茲遊之不易而江山倡酬之爲可樂云

盤西紀遊集序

三盤爲京東巨鎮雄秀接乎關塞西山綿互如屏障之列是曰幽燕奧區二山中多塔寺碑碣景氣邃古可憩可詠西顛游其間前後發響得詩凡四十餘首以堅瘦爲其格以華妙爲其詞以清瑩爲其思山水五言自康樂後體製不一西顛此作絕去切儼冥心獨造而卒無

不與古人合僕性喜爲遊歷詩搜奇抉險往往有得意句讀之亦絕叫以爲不如也凡詩之難難於鍛鍊情景而尤難于近理卷中如托根莫嫌孤特立物所尙詎識快心地人生有跼步締造綿一紀役罷萬夫瘠生年誰滿百辛苦營臺榭山林俗不爭遺榮亦遠辱如此諸句披豁委瑣振醒瘖聾蓋西顛從羈棲流轉憂愁閱歷之餘有所得而形于言至皇姑寺觀元妙嚴公主拜觀碧雲寺三詩則又立陰教之大防誅巨憝于既往使西顛得行其志有適時之用當不作碌碌人而年已逾壯奔走衣食近又自津門歸里將爲閩嶠之遊豈天之窮其身所以昌其詩耶乾隆八年三月十六日雨中南湖花

隱厲鶚譔

樊榭山房文集卷三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四

錢唐 厲鶚 太鴻

紅蘭閣詞序

近日言詞者推浙西六家獨柘水沈岸登善學白石老
仙爲朱檢討所稱張君龍威于岸登爲後輩其詞清婉
深秀擯去凡近如詠宋故宮芙蓉石云指一抹牆角殘
陽不照蓬萊舊城闕詠秋柳云莫再問靈和剩禿髮珍
珍如此詠蘆花云有誰能畫出楚天秋晚等句直與白
石爭勝於毫釐求詞于柘水前有黑蝶後有紅蘭質之
鄉曲諸公當無不以予言爲然也

陸南香白蕉詞序

癸丑秋有客傳白蕉詞至鵝水陸君南香作也清麗閑
婉使人意消詢知南香以南宮上第出宰東流歎詫以
爲此酒邊花外風調腰章手版間無是人也旣而南香
竟以不合上官意拂衣歸里爲汗漫遊今年春暮得晤
於蕪城僧舍相與縱論詞家流別因及近時名勝大都
新綺有餘而深窈空涼之旨終遜宋賢一籌蓋南香辱
引予爲同調亦已久矣南香復出續藁二卷則燕山後
遊及客梁園之作其中訪邯鄲之瑟覓銅臺之瓦年長
多愁聲情每變而愈上昔東坡賞毛澤民惜分飛一闕
謂郡有詞人而不知此旣不可望之今人卽欲如梅溪
夢窗諸公遨嬉於山綠湖光歌雲舞繡以寄其淪落無

聊之思亦不易得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張今涪紅螺詞序

構李今詞鄉也自朱竹垞太史導其源李秋錦魏水村諸公和之而柘上二沈同姓著稱南渟以秀澹勝融谷以婉縟勝於時一篇始出四方傳唱敏若風雨雖茶檣酒幟井眉椒壁閒偉男髻女皆能道其名字二十年來遂無繼聲者詞雖小道非善學者不能爲爲之亦不能工也乃今得與二沈同里而工於詞者曰張君今涪僕未至柘上亦未識今涪之爲人去年王君介眉手一編來則今涪之詞也且致今涪書索序於僕僕少時索居湖山抱侘傺之悲每當初鶯新雁望遠懷人羅綺如雲

本和上九之身名四
二

芳菲似雪輒不自已佇興爲之有三數闕而徐文紫山
陳君楞山吳君尺鳧轉相倡酬紙墨遂多今則尺鳧物
故楞山遠遊紫山亦老且病僕塊然獨處襟情索寞結
習都忘其何敢序今涪之詞哉嘗以詞譬之畫畫家以
南宗勝北宗稼軒後村諸人詞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諸
人詞之南宗也今涪詞淡澹平遠有重湖小樹之思焉
芊眠綺靡有暈碧渲紅之趣焉屈曲連環有魚灣鱗堞
之觀焉僕讀其詞如與今涪汎東泖以望九山相羊吟
嘯而不知返其爲詞家之南宗二沈之替人不虛矣夫
張氏之工於詞者前有子野後有叔夏今涪爲之不已
將揜二張之長而有之豈獨齊名二沈已乎

吳尺鳧玲瓏簾詞序

兩宗詞派推吾鄉周清真婉約隱秀律呂諧協爲倚聲家所宗自是里中之賢若俞青松翁五峯張寄閒胡葦航范葑莊曹梅南張玉田仇山村諸人皆分鑣競爽爲時所稱元時嗣響則張貞居凌柘軒明瞿存齋稍爲近雅馬鶴窗闌入俗調一如市伶語而清真之派微矣本朝沈處士去矜號能詞未洗鶴窗餘習出其門者波靡不返賴龔侍御蘅圃起而矯之尺鳧玲瓏簾詞蓋繼侍御而暢其旨者也尺鳧之爲詞也在中年以後故寓託旣深攬擷亦富紆徐幽邃愴悅懸麗使人有清真再生之想予素有是好與尺鳧倡和見其招譜尋聲不失

刊度且兢兢於去上二字之分若宋人鬲指正平諸調遺論猶未墜者亦可見其使才之工矣尺鳧將開雕屬序於予媿不能文聊述其派別如此

羣雅詞集序

詞源於樂府樂府源於詩四詩大小雅之材合百有五材之雅者風之所由美頌之所由成由詩而樂府而詞必企夫雅之一言而可以卓然自命爲作者故曾端伯選詞名樂府雅詞周公謹善爲詞題其堂曰志雅詞之爲體委曲擘緩非緯之以雅鮮有不與波俱靡而失其正者矣邗上江君研農清脩嗜古翛然塵壒之表酷喜詞學小阮冷紅詞客久寓斯土與之遊處而詞益工研

農勤於取友又得同里徐君桐立程君孟飛汪君中也
錢唐黃君夢珠族子慎言與之唱酬而工益進昔晏小
山自序云往者浮沈酒中試習南部諸賢餘緒作五七
字語期以自娛時沈十二廉叔陳十二君寵有蓮鴻蘋
雲能清謳娛客每得一詞卽以草授諸兒昔之狂篇醉
句遂與兩家歌兒酒使俱流傳於人間予愛小山詞惜
沈陳二子不能詞而不得與小山俱傳也又惜小山必
待寄情聲律流連惑溺而致涪翁有鼓舞不厭之嘲譏
也今諸君詞之工不減小山而所托興乃在感時賦物
登高送遠之間遠而文澹而秀纏綿而不失其正騁雅
人之能事方將凌鑠周秦頡眙姜史日進焉而未有所

止研農編次都爲一集將鏤版以問世冷紅詞客標以羣雅豈非倚聲家砭俗之鍼石哉

吳可堂十二種傳奇序

方輿圓蓋都爲爨演之場古往今來不盡梨園之唱使非移宮換羽魚里何觀若無妙手妍辭虎賁曷肖況復雍熙巷陌淡冶樓臺風月任其佃漁花鳥供其驅使邵康節之名詩集竊取餘音楊朝英之選曲林仍標舊目此延陵主人玉勾書屋十二種傳奇所由作也昔者蔡中郎天宮受福爭說是非元相公月地會真誰知假托莫不播於絃管贈炙千年侑彼尊罍流連五夜或者歡愉意少愁苦詞多或者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大抵拾其

殘瀋疇能翻彼陳言主人逸情雲上壯采風高指盤古
髓思填世界之不平發菩薩心願補人生之至欲於是
采甘腴于正史搜痛快於稗官粉侯香尉陋措大之官
袍豔雨奢雲笑尋常之花燭男兒變化遠徵蜀國蛾眉
文士尊榮近數楊家狗脚誅姦諛於彩筆鬼妾橫牀殲
寇盜於火旗女郎傅粉斯並鏗鉤樂府傾倒名流按歌
字則不殊激水新聲呈諱衣則何礙鄱陽暴謔璣瑜鋪
處定須呂仙鶴之雙身檀板敲時勝圖黃幡綽之兩耳

絕妙好詞箋序

絕妙好詞七卷南宋弁陽老人周密公謹所輯宋人選
本朝詞如曾端伯樂府雅詞黃叔暘花菴詞選皆讓其

精粹蓋詞家之準的也所采多紹興迄德祐閒人自二三鉅公外姓字多不著夫士生隱約不得樹立功業炳煥天壤僅以詞章垂稱後世而姓字猶在若滅若沒間無人爲從故紙堆中抉剔出之豈非一大恨事耶津門查君蓮坡研精風雅耽玩倚聲披閱之暇隨筆劄記輯有詩餘紀事如干卷於是編尤所留意特爲之箋不獨諸人里居出處十得八九而詞中之本事詞外之佚事以及名篇秀句零珠碎金攬拾無遺俾讀者展卷時恍然如聆其笑語而共其遊歷也予與蓮坡有同好向嘗綴拾一二每自矜剏獲會以衣食奔走不克卒業及來津門見蓮坡所輯頗有望洋之歎并舉以付之次第增

入焉譬諸掇遺材以裨建章投片瓊以厠懸圃其爲用
不已微乎蓮坡通懷集益猶不忘所自必欲附賤名于
簡端辭不得已因述其顛末如此云

遼史拾遺序

宋遼金三史同修於元至正間秉筆者多一時名儒碩
彥而宋史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得中爲善
明雲間王圻作續文獻通考中所列遼事條分件繫不
出正史嘗病其陋而歎遼之掌故淪亡也蓋其開基朔
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兼采漢制自聖宗與宋盟好後
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裨國史
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槩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

以書有厲禁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尙武雖滅遼未遑收及圖籍乎閒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清泰間滅兩大國則用兵宜詳澶淵關南和議再修則信誓宜詳星軺往來俱極華選則聘遊宜詳至如負義侯黃龍安置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高麗臣事西夏跳梁非摭他書何以知其顛末邪暇日輒爲甄錄自本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方域幽遐風尙寥邈采篇詠于山川述碑碣于塔廟短書小說過而存之亦得失之林讀史者所宜考也敢曰索隱聊以拾遺編次爲如干卷以待博雅君子之刪補焉

南宋院畫錄序

宋中興時思陵幾務之閒癖耽藝學命畢良史開權場收北來散佚書畫而院人粉繪往往親灑宸翰以寵異之故百餘年間待詔祇候能手輩出亦宣政遺風也顧李唐以下如晉文公復國圖觀潮圖之類託意規諷不一而足庶幾合于古畫史之遺不得與一切應奉玩好等子家古杭每樂稽諸人名蹟考夢梁錄武林舊事等書姓氏存者寥寥豈以其院畫少之歟暇日因據圖繪寶鑑畫史會要二書得如干人徧搜名賢吟詠題跋與夫收藏賞鑒語薈萃成帙名曰南宋院畫錄自愧家乏祕冊見聞狹陋凡有闕略幸好古君子之助我焉

前後遊仙百詠自序

柏梁臺上曾傳五岳之圖金馬署中亦著十洲之記龍
師與魚吏俱升桂父偕茅君共舉遊戲紫清之上翱翔
碧落之中桐峯梓瑟倚歌而和皇娥湘水瑤琴彈曲而
迎帝子元雲新韻久唱璇宮黃竹舊詞猶畱瀛島樂哉
仙乎斯其至矣然而東海棗花空憶齊侯之語西池桃
核莫延漢帝之年是則塵緣未斷人間煙路遂遙天上
乃有抽思幽祕發藻鮮妍翦月爲心鏤霞作想雲君太
乙體雖誕而不刪佚女羽人意似夸而有取參軍調逸
爰咏升天之篇子建才高遂有步虛之作至於宏農之
始倡實爲屈子之餘波事雖寄於遊仙情則等於感遇

後有作者咸步趨焉此皆天情騰蹕清思雕華淹躋窮
途漂搖愁境排雲闔闔思翻玉女之壺追日虞淵欲繫
羲和之轡塵迷赤縣將晞髮于滄溟唾棄齊州擬伐毛
於紫水句飛蘭露滴盡金壺紙疊桃花噴成繡字洞天
福地之勝常以神遊銀臺瓊闕之間奚勞氣馭誠可謂
揮斥八極逍遙九垓者矣僕無凌雲之才有餐霞之癖
懶如中散論或託於養生貧似稚川書未傳夫抱朴山
居長嘯偶有遐心蘿戶高吟遂多逸興身非脈望何曾
三食琅函腹愧鞠通安得一餐墨海譬彼學仙項曼詭
言渴飲流霞好道長源詐說餽來玉液但以俗緣羈絀
塵網撻纏與其作白眼以看人何如問青天而搔首於

夢榭山房文集卷四
是效嘖郭璞學步曹唐前後所爲數凡三百瑤臺夢破
喚起飛瓊洛浦舟迴拾殘翠羽曾無當于風雅亦見擯
于莊騷持贈何堪自娛而已時當朱明屆節白日舒長
何方避暑玄冰飛雪之丸無計迎涼鵠羽龍皮之扇爨
牋雪案豈窺大酉之書滌筆冰甌聊當龜茲之枕

樊榭山房集自序

昔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而魏丁
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珍其文者也求
定其文者自疑其文者也僕少好篇詠晚頗知難三十
年以來所作隨手棄斥存篋中者僅十之二三暇日編
次古今體詩爲八卷長短句二卷譬之山謠村笛雖無

當于鐘呂之響而向來所閱閒居羈旅怡愉憂悴歷歷
在目每一開視聊以省憶生平竊亦自珍自疑願與審
音者共定之外有雜文若干卷叢綴若干卷將次第排
續焉得毋蹈詭癡符之誚邪

樊榭山房續集自序

僕詩前集自甲午至己未凡二十六年僅編成八卷詞
二卷附焉己未至今辛未十二年來復次第成續集如
前之數豈中年以往之作工於少時耶自念齒髮已衰
日力可惜不忍割棄輒恕而存之幸生盛際嬾迂多
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會繆役心脾世
有不以格調派別繩我者或位置僕于詩人之末不識

爲僕之桓譚者誰乎後綴詞一卷北樂府小令一卷則
年來因詞而及之雖乏酸甜風味或不至貽笑僮父面
目也

趙母朱太孺人七十壽序

予友趙君谷林與其仲弟意林學宿而行醕試於有司
輒報罷顧其名愈振浙河以西僂指人士者必以二林
爲稱首歲在癸丑 朝廷開詞學之科吾師臨川李先
生負海內重望不輕獎許獨以二林名亟入剡牘旣引
試中書長者抹去之如李義山答陶進士書中事於是
二林思賢母朱太孺人先後歸里今年秋八月下旬太
孺人年七十矣二林將徵予一言以承北堂歡予惟奉

親之樂雖徹侯列卿之貴莫之與易然居處服食之際
或心以力絀事與願違則往往有艱薄之歎二林因先
世之資積居逐時斥其餘築爲園池環亭榭而叢花竹
太孺人御兼珍之饌酌重釀之酒提攜孫子顧而樂之
此亦何減潘岳閒居一賦宜爲凡奉親者所竊慕而不
可必得者也抑以愚論之岳之板輿長筵近周遠覽二
林之於太孺人則旣同之矣若昧知足之戒冒望塵之
譏豈其母之教不豫乎抑岳之已知而故違之乎奉親
者宜無羨于岳而有羨於二林矣予與二林交好將及
二紀稔知太孺人之淵懿蓋自其曾王父太傅恆岳公
外王父邴忠敏公故家文獻濡染見聞太孺人之教其

子也學務通古今無務爲揣摩行務履坦途無務爲詭
遇二林守而勿失故其奧衍之文清深之詩當事之知
者既少而二林亦不肯少有骫骳馳逐以希一日之合
然大江南北言經術究風雅者道武林必指小山堂以
二林氏爲歸如眾流之赴壑其倖而得之者或同時無
人舉其單詞隻字此誠韓子所云玉固未嘗獻者緇塵
既拂秋高景清爲太孺人敬奉一觴此中真樂宜二林
之自得之也

汪母顧太君六十壽序

爲國家熏陶善類儲育人材者非獨庠序之教父兄之
養師友之益蓋亦有母訓焉古者教於公宮從以傅姆

備婦順以明著代之義者既詳及乎子既生而祇見於父也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則曰欽有帥母則曰記有成若是乎教之敬肅持循而漸至於成實秉母訓以爲基後世古禮不行而猶有鉅族賢媛佐嚴君而示懿範所謂有是母有是子者歷史所載往往而然而國家善人之多於是攸賴汪子師李執友舍亭孝廉之仲子也甲寅八月四日母顧太君屆六十戚黨羣祝綽綽予與師李長以一日交且三世可無言乎方舍亭與予定交時文譽隆起東諸侯多延爲經師屢出遊藝歛閒招余主其家塾課二子太君具飲食供張必腆必整命二子听而起誦習至鼓一中始命僮召之寢無故不令適市織

靡玩好之物不至于目咬哇厖雜之音不至于耳故二子皆端謹率教有老成風舍亭舉于鄉屢上春官不利二子既弱冠先後列博士弟子員其孟蘅洲工舉場之文宏深駿偉似前輩人士林稱之舍亭亦自以不合於有司先於蘅洲有厚望也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舍亭爲之過時而傷太君于是鬢而稱寡矣始感收子旋隕所天太君之于晚境所遭何如也然予聞之師李太君賦于歸日君舅君姑奉祖姑王太君在堂王太君抱飲冰之節賦性嚴肅太君偕長姒女叔潔治醢醢膳以娛老人能得其權及其邁尊章之變也舍亭皆在都門茹酸銜辛貿奩具以爲含斂不致貽舍亭畢生之悔

太君幼孤念母氏癸獨迎養于家代子職凡四十年未
有孝德如此而天反靳其報施者且世俗母德恆過於
慈愛女則附珠無傷于仁愛子則折蓼猶惜其教雖出
貴胄每墮家聲師李以一身肩父兄之緒營甘旨撫弱
弟暇則治經史百家之言爲文與詩皆爲通人所許歛
然自下尤以器識見推太君有子如此雖負米力葵不
啻兼珍之膳列俎之奉而況吉人吉士揚于王廷原本
母訓者必以槐塘汪氏爲最以予言陳太君庶祝嘏之
旨寓于是乎

言寓于景乎

母鴈昏必以對執玉丸爲最良年言刺太僕魚鴈遊之
會兼念之飄收胎之率而取吉人吉士慰于王其烈本
然自不失以器結貝鼎太昏育于吹也雖貧米也楚不
保輝煥前聲出百寤之言爲文與精者爲無人相格越
貴有岳塵室發禮率以一良氣父民之辭營甘言無陳
慈愛文頃柳和無爲于寸愛于傾沛莫餘辭其妙能出
育幸盡吹地而天又得其時賦者且世谷母齋對感依
樊榭山房文集卷四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五

錢唐厲高鶚太鴻

程振華藏先秦貨布記

古貨幣自太公立九府圜法始有泉名而刀布爲泉別種則高似孫緯略有商貨莊布商貨四布已在太公前卽齊亦有太公貨刀及卽墨齊公貨刀今世尙存周禮亦有邦布之目秦兼天下錢用半兩漢錢用榆莢四銖莽世始用布貨十品皆不著地名廣陵友人程君振華好鑒古物能識古文奇字一日過市見有售古布者首狹足歧朱綠如繡諦視皆古篆詰曲不可卒辨乃解囊買之歸細釋其文得二十有七種皆著地名以漢書地

理志考之則屬京兆尹者一曰鄭屬河東郡者四曰平陽莽曰香平曰北屈莽曰朕北曰屈邑應劭所云南屈也曰蒲子屬太原郡者三曰茲氏莽曰茲同曰祁莽曰元曰上艾屬上黨郡者三曰長子邑曰屯畱曰襄垣莽曰上黨亭屬河內郡者一曰溫屬河南郡者一曰梁邑屬東郡者二曰博平莽曰如睦曰陽平屬陳畱郡者一曰尉氏邑屬汝南郡者一曰安陽莽曰均夏漢中郡亦有安陽未知孰是屬南陽郡者一曰魯陽屬魏郡者一曰武安莽曰桓安屬常山郡者一曰九門莽曰久門屬涿郡者一曰涿屬平原郡者二曰高唐邑曰羽莽曰羽貞屬臨淮郡者一曰輿莽曰美德屬北地郡者一曰馬

領邑屬遼東郡者一曰文邑莽曰文亭屬楚國者一曰
梧屬泗水國者一曰于邑于時識者莫不以爲此漢物
也程君以詢予予曰此元吳郡陸友仁著硯北雜志所
稱爲先秦貨布者也夫漢旣用圜法矣史不聞其行刀
布也莽好更革雖行刀布漢地名必不用惟秦分天下
爲郡縣而又去太公行刀布時不遠貨布之作殆是此
時後更而爲錢其郡有爲漢設者或邑名仍秦舊分屬
耳若友仁所得曰屯留曰安邑全貨曰平陽曰高陽曰
安陽其餘文友仁亦不能盡識今程君所得者無安邑
高陽兩種而辨別其文如此之眾洵乎能識古文奇字
不減楊南仲薛尚功一流人矣

五百羅漢殿記

在昔涅槃經義謂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攘去并
剗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
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
佛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夫所云阿羅漢者大論云阿
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
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
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毘經云應真瑞
應經云真人皆無生之義也或言名含三義無明糠脫
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
故名殺賊具智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要而

論之修六度之梵行標三乘之通號均爲超越凡倫優
入聖域者矣後世寶坊琳宮徧閭浮提界然非名藍巨
刹則五百應真之宇時或缺焉雲林向爲五山十刹之
一百棋千櫨霞開鳥翥承薨繞雷虹拖蜿垂其西禪堂
之下爲羅漢殿創于何朝未詳所自具德大和尚來主
法席中興締構實建今處時順治戊戌也逮今乾隆癸
亥八十餘年榱桷頽瘁法身雨立主僧巨濤慨焉憫睇
廣募檀施精心建立幽祇協贊歛人汪光祿應庚獨獎
勝緣爲布金之須達一切興作咸委巨公于是百廢修
舉而羅漢殿工未竣適光祿奄逝令子明州守起踵成
之像設閑安四周列坐妙相莊嚴奕奕有生氣飛梁八

維環楹交峙寶壇回互殿如田字之形俗因名曰田字殿吾杭梵宇以百數有此殿者惟淨慈雲林今淨慈悉已阨頓而雲林金碧丹黝慈容統序東西向背毗接偶居嚴飾之工常畱花窟夫佛示像法因垂像教故金姿寶相月面蓮眸皆無爲之寂不盡之靈之所託也今五百應真因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則凡見形而入道者于茲殿之興廢所係豈不重歟殿旣成巨公乞言于予予肅瞻靈儀敷具頂禮契正覺之冥符儼法相之常住敬刊元石而爲之記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佛氏之有輪藏自梁傅大士始也嗣後叢林效之且徧天下俱供大士像於中雲林輪藏殿具公始建於順治庚寅迄今幾及百年棟宇頽廢所謂輪藏者亦歛傾摧剝而不能轉乾隆庚申新安光祿少卿汪君上章來游茲山慨然以重興爲己任而以是殿爲之首落成之日予適過寺見夫傑構翔空若地湧出入門神聳則如天樞激而坤軸動月駕旋而風馭行瑤窗寶網眩金碧于無定天龍帝釋儼生氣以飛空徐而察之則集眾有力負之而趨且聆夫大聲起于足下又如良霄歌鐘之擊窟室袁氏鼓角之鳴地中偉矣哉象教之力宏矣檀護之施廣矣主僧巨濤和尚謁予文以爲記予惟傅氏之

設輪藏轉經也然三藏十二部卷帙繁而重皮之于輪
非數百人莫能轉今所供者諸佛菩薩像則數人能勝
其任況轉佛卽轉經乎且佛氏所重者以心轉境不以
境轉心故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若夫成住壞空大
地山河皆太虛中一微塵耳何有于輪昔村婦薦夫財
少而輪自轉則其能轉有不係于輪者惟此心之精誠
歷劫常存亦歷劫常轉汪君之輸財巨公之集事可云
轉大法輪將有不與土木丹青俱敝者矣于是乎書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清繞橋當鷺峯之陰跨北澗之上對理公巖之口橋舊
無亭乾隆癸亥巨公重新雲林寺飭餘材賸甃成之登

斯亭者仰挹山翠俯聽泉響炎曦陰霖有所芘而物色
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輸也巨公問名於予予以合澗橋
舊有春淙亭蓋取蘇文忠兩澗春淙一靈鷲之句見貝
廷臣清江文集中今亭廢久矣宜移其名於此巨公曰
昔亭之澗合而今亭之澗分昔亭廢而名存今亭新而
名舊天下推移起滅之幻有如是乎然其爲春淙則同
也當夫天根見秋潦縮斯澗也若斷若續涓流如綫其
聲滴瀝幽咽或有時而涸四顧林谷萬籟悄然此非君
子之潛德未施而吾宗之憩寂入定時耶若夫土膏脈
動山澤迺通斯澗也如風雨交作震動巖岫又如奏洞
庭之樂五音繁會琤琤激盪自近而遠此非君子之乘

時利見而吾宗之當機倡導時耶以是名斯亭也意深矣遂書以爲記

揚州馬氏墓祠記

揚州馬氏墓祠之立有年矣吾友曰楚本生妣洪太君卒將葬且耐祠焉於是敘述顛末謁文於予以爲記予惟古之宗法廟制唯世官世祿得行之匪是則薦而不祭禰而無宗今家自爲祠傳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能言者推原其報本夙始義以起禮予又安敢以固辭君族爲新安祁門著姓曾祖考諱大級明季諸生甲申後山居讀書不復應有司試鄉里高其節卒葬皆在祁門祖考始來居於揚性故寬厚長者遇事多抗直以義

幅利以己急人合古之獨行晚游天長縣東之鄉溝橋
樂其川原清曠有終焉之志乃經營生壙手植松柏左
林右泉秉氣辟非青烏家僉曰吉冢復買田若干畝結
屋數椽田將以供祀事屋所以藏橐栝也暇時或往避
喧其中琴言酒歌若忘其爲遷化之宅者人以爲知命
其歿也竟偃歸於是此馬氏之墓所自起也君考早卒
立君爲後本生考能承先志益恢其緒念墓田丙舍吾
親所構體魄旣藏魂氣猶應棲此因規其屋後之隙地
爲祠三楹門宇清謐有翼有容奉其父若兄之主歲時
享祀惟謹且俾其後人世修之勿替此馬氏之祠所自
起也今世葬祭多不循古漸若怠愒禮言葬有定期葬

之日虞明日耐于祖父若是其敬且慎也馬君於洪太
君之喪同其二弟哀子曰瑄曰璐盡力爲葬距卒僅踰
百日又舉耐祭之禮先是君所爲後之妣與本生考之
卒也亦然不已近之乎或曰君祁門人也不遷之祠尙
在故里當載主以行祠不得與墓合是又不然古諸侯
之支子爲卿大夫或自他國始至者俱謂之別子族人
宗之故禮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今宗法雖不能
及遠而馬君之祖始遷於揚實符別子之義君承祖重
爲世嫡長子繩繩不已後日以蕃收族睦宗將兆於是
而亦何疑之與有夫祖宗之嘉名美譽子孫之冕服也
生人之孝慈恭儉日用之菽粟也君是舉也歸美於親

而不有用勞於已而不匱事準乎今而不悖於古皆可
以書獨媿予文之蕪陋不能以殫君之意也墓去祠東
南二百餘步上爲君之祖考諱承運妣胡太君汪太君
附葬焉同域而異封元配張太君早卒葬祁門故不得
從左之下爲考諱恆妣汪太君合附焉右之下爲本生
考諱謙今之合附者洪太君也祠之粟主位次亦如之
而進張太君於祖之左

杭可菴先生遺像記

古者人子之於親亡也爲之旗以識之爲之重主以依
之爲之尸以祭之至漢氏以來迺有畫像雖非古制實
寓生存遂相沿不能廢宋之先儒有恐似他人之議則

畫手不可不工也晉荀勗於鍾會新宅門堂作太傅形
象衣冠狀貌如平生會兄弟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
宜會之不克終也太傅開達理幹一時俊偉幸得勗筆
傳寫會應居此宅朝夕奉侍以思克嗣何至一慟之餘
閉置勿視隋徐孝肅生不識父問母知狀求工圖寫構
廟定省夫孝肅早傷孤露猶於豪素髣髴見之況遠事
膝下於親之像使有苗髮不肖揆之孝子之心必有怒
然大不安者杭君堇浦尊甫可菴先生歿十餘年先是
有遺像一幀須眉都似神明不存堇浦每低回追慕不
足於中也會同里黃君西清善貌人堇浦出遺像拜請
重摹之摹成請鶚爲之記猶憶鶚弱冠時從先生游堇

浦小於鶚四歲耳先生眸子朗然美須髯冲虛恬淡不自矜暴鶚於先生爲後進于堇浦爲密友先生命其少子執經於鶚而堇浦亦時相過以文辭往復先生性喜讀書手自綴輯至數百卷嘗指堇浦謂鶚曰吾老矣炳燭之光恐難爲繼他日此子必能卒吾志今堇浦甫強仕學成而名立鶚自顧行業無少長進荏苒已二十餘載展先生遺像酒闌燈炮前語猶栩栩唇吻閒洵非西清之畫之工不至此承堇浦請不敢以不文辭懼違孝子之心也於是乎記

盆山小隱圖記

吳興竹溪沈襄敏公五世孫繹旃與其兄東甫弟幼牧

篤志學古自相師友繹旃爲人淡靜息于榮進衣裾不
肯撇公府門乙卯夏閏子偕杭大宗過其居見繹旃方
輯補水經注條析件繫卷袞縱橫雲鬢而葉委也几間
陳盆池泓然停碧涵拳石爲山卧起對玩而自號曰小
隱啓視牖以外環吳興之山若弁若道場若金蓋若浮
玉若峴若衡若大小玲瓏古高人畸士之饕奇嗜幽者
寓跡不下數十而繹旃惟盆山之耽豈以諸山近或十
里或數十里彼巾車駕舟勞焉而不足此左圖右書逸
焉而有餘乎蘇文忠公守是邦遊飛英寺得句云盆山
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自非親至吳越間不見此景乃文
忠旋遭詩案追赴御史臺悽然欲以浙西爲桐鄉其於

盆山之景僅付夢想繹旃得專是以自娛曰小隱亦宜矣且物之大小在心不在境芥子須彌豪髮大千禪人之所詫焉者也元平江韞上人植樹石於盆盎謂之些子景丁孝子鶴年爲賦詩有氣吞渤海勢壓崆峒之語繹旃近方悅首楞嚴妙義題其室爲三無漏則圖盆山而籍之豈猶存小之見乎吾知繹旃隱趣自此采永也已

耕巖草堂圖記

有明末造黨禍大興東南人士倡復社以繼東林者颺集景附實蕃有徒或文字競標榜或聲酒馳意氣或敗羣同時或隳行晚節或孤行己意轉喉觸諱不幸爲宵

人所中傷摧落惟宣城沈徵君貞文先生潛躍有時始
終一節兩劾武陵之疏石齋媿其先幾南都防亂之揭
樓山衍其餘論抨巨姦於闕下非以市直聲逃名捕於
空山非以希倖免卒之滄桑既定蜚遞來歸爲義熙之
完人主月泉之精舍此耕巖草堂之名所以聞于天下
者也草堂去宣城郡郭五十里在麻姑山下聞孫樗厓
高士幼嘗侍先生讀書其中先生下世距今六十餘年
樗厓齒八十有三時以貧故出遊吳楚閒意未嘗一日
忘草堂也今年夏來寓湖上出所爲圖以眡予并爲予
道當日事方己亥海上之變江南高門縣薄之家多聞
于天命知昧陵母謬附螳鋒同膏齊斧昔之吹樓賭墅

再過之侈爲煙礫矣昔之嘉卉美箭再過之倒爲束薪
矣獨耕巖草堂爲清門世守更數世無恙蓋由先生學
識之邃德性之醇氣節之高故能皜然全其爲莊烈愍
皇帝所辟召賢良方正之身以相見於地下於戲堂構
如新清風長在扶康成之杖闔門不出撫幼安之榻著
膝皆穿鸚不敏它日過宛溪尙能敬弔先生而爲樗厓
賦之

三十六鷗亭記

趙君谷林爲亭於西池之上名以三十六鷗姜白石云
張平甫放三十六鷗於松江予不及與盟谷林取之意
有在於盟鷗也夫鷗之爲物也翛然而清眇然而遠褶

翳之所不得掩矰繳之所不得加籠檻之所不得繫參
飼之所不得馴嬉游於隈渚滅沒於烟波舉物之無機
者莫鷗若也海上之人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鷗鳥從
之游百數而不已其父欲取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
而不下石虎世所稱剛愾驚忍人也佛圖澄視之如海
鷗鳥此無他動於機與冥於無機者之異也虛舟之觸
舟也褊心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鬩是何也彼一虛舟
也此亦一虛舟也是故佛圖澄一鷗也石虎一鷗也由
是觀之舉世一波也萬物一鷗也吾無辨堅白無所用
其辨吾無巧棘猴無所用其巧吾無鬪投蓋無所用其
鬪吾無譖掇蜂無所用其譖物之伎於吾無所用故吾

於物無不習也汎汎乎飄飄乎若遠若近載沈載浮於
天地間焉往而不得鷗之樂斯已矣今試與君登斯亭
而肆望目接乎漣漪神清乎皎鏡賓一鷗也主一鷗也
以鷗盟鷗猶春秋以諸侯盟諸侯也今將與君言鷗盟
峙爲島者壇邪呀爲淵者坎邪鼓柁鳴榔者方明邪葭
之贅萍之靡魚之乘空者牛耳桃荊邪酒鎗茗盃之雜
陳者敦槃邪歌濯纓謳采菱者載辭邪穴風灘雨之變
幻者大神邪盟曰所不與鷗同心者有如白水

松吹書屋記

易云撓萬物者莫疾於風至於木尤撓之易者也莊子
云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至於松尤吹之清者也若淵

明之逕貞白之庭多好種之其所寄有遠出於埃壘之
表者乎予少耽闕寂頗同此好春時嘗坐西溪永興寺
前地多古松蒼然如毅夫介士離立拱揖青髯交蓋微
漏日色條風徐至徘徊而披薄有聲起於纈末如餅笙
吟如澗泉咽怡神澹志殆難爲狀俯視林影參差久而
後靜焉又嘗冬夜宿焦山松寥閣山之松之多且古不
減西溪檻外下臨大江夜將分天風蓬蓬入林杪噴灑
鼓怒龍鳴鼉吼猛雨激雹挾以迅濤幾欲捲禪榻而去
起窺破窗明星磊落三五而後悸魄始定蓋予之聽松
于是極其趣也然未幾羈遊於城市汨之以譁囂喧卑
之俗欲求向二境者獨坐嘿存曾不得其髣髴乃歎淵

明貞白所好之專而予視之爲有媿矣夫杭君堇浦題其書堂曰松吹而實無一松豈有所託而云然歟堇浦學殖宏富著書滿家方今開延閣拓石渠以來文學士堇浦起而獻聖主賢臣之頌歌中和樂職之詩鏘洋鏗鉤聲滿宇宙若夫礪壑之材淒疎之響此特山澤臞者藉以自娛而何足以畱堇浦雖然無聲之樂謂之至樂無耳之聽謂之至聽好松而不能致予與堇浦同堇浦坐斯堂而據硯北齋心服形竊乎其若存嗒焉其若亡淵明貞白之風來自無何有之鄉固非予之所得而跂也姑應堇浦之命記之

舟庵記

舟庵者吾友吳可堂比部顏其錢唐城東僑居西偏之屋蓋本其尊甫先生生平所自號也可堂之言曰余家歛之溪南自先大父卽寄籍仁和爲諸生先君早列膠庠試必高等性喜吳越山水每扁舟出游於杭之西湖尤注意焉水光山色朝酣夕飫曾有吟草一編藏之篋衍及垂老倦游時時寤想不置不肖因買武林屋已諏日將奉先君來此稱八表觴於湖上用博老人一笑不意前數月遽棄養痛可言耶服闋移家因以先君自號署此屋用以寓風木之悲云爾子可爲我記之否予謂之曰君子於親之亡也思其居處思其嗜好若可堂之爲蓋有合於此也會子不忍食羊棗嗜好也而居處不

存焉東坡改宜興獨山爲蜀山居處也而嗜好不存焉
夫嗜好之在物者莫清於山水居處之在山水者莫宜
於舟先生之以舟爲庵也無住而住隨寓而安之達觀
也可堂之以庵爲舟也有願未伸觸目驚心之孝思也
屋之外有池淪漣有石谿訝槐柳桐竹之屬列植而交
映先生儻神游其中風晨月夕徙倚軒檻與波上下以
爲舟也可以爲庵也無不可而可堂之心不且少慰矣
乎先生諱某字雲襄縣學生贈刑部貴州司主事

秋聲館記

符子聖幾築館於所居堂之右偏地可半畝有屋爲楹
三翼然其榮呀然其背罔然其牖宜燕坐也後來以二

箱制陜而幽宜憩息也怪石錯逕雜花扶闌前隙地之
東西有二古桐負垣立高可造雲不風而風不雨而雨
歆景赫曦其外形形其中淒淒若招拒行節風至雨歸
慘慄刁調如臨空巖而汎涼波予爲贈曰秋聲所以志
也陶學士清異錄記奉使入廣陵界有碧蘆數畝隱小
室其中榜曰秋聲館意主人亦雅士或疑是名襲耳夫
蕭叢假節浦漵交倚披薄蕩汨梢梢瑟瑟擢工戲子聽
而樂之未若茲桐不爨不斲外堅中虛減瑟足琴之韻
恒寄於空遐寥朗之閒而知者或希則權工戲子絀其
聰矣予輩文字之徒五三人茶會爵勝於其下雄談豪
辭高哦長謠相閒作若與桐互答昌谷秋室之中無俗

聲信矣哉乃若符子之自處則有進焉秋以爲黓聲以爲警斂華返實而隕落是懼則予曳袂剝啄而來亦庸以憬然悟遽然覺斯館之築爲不徒也已

樊榭山房文集卷五

樊榭山房文集卷第六

錢唐 厲鶚 太鴻

秋日遊四照亭記

四照亭在 聖因寺後孤山巔宋辨才師有四照閣
懷少游學士詩周少隱太倉稊米集云關氏四照閣在
孤山部使者至京神宗問關氏四照閣何在部使者失
對按關氏名魯錢唐人生六子皆舉進士景仁景山最
知名孫澥注沼等亦以文著閣蓋其家所扞閱世旣遙
蕪沒莫辨此四照亭之始爲四照閣也
今上御宇之初以西湖 行殿爲寺尙書彭城公建旄
於浙政優人愉領賓頽眺山環水合謂地宜亭揭其名

者無以易乎關氏之舊至徹

上聽

御書雲峯四照四大字以賜於是刻之金版懸之繡楣
山祇水仙抃駭訶衛此四照閣之復爲四照亭也闕逢
攝提格壯月之二十一日潦畢秋淨命舟嘯侶經乎禪
窟入乎獨園梁空水而鶴影丁椿據盤石而苔花駁犖
仰睇巖際勝貪勞渴少休而上踐側燈之棧齧陟樓臺
之巉嶮穿步欄之迤透歷密林之萃葦再休而至于亭
憑闌列坐秋事大獻獻於目也翠澈澄鮮山含涼煙獻
於耳也離蟬碎蛩咽喁喁獻於鼻也桂氣掩夔塵銷
禪在獻於體也竹陰侵肌瘠癯以夷獻於心也金明瑩

情天肅析醒若夫湖濬盡處萬雉所環中有走輿飛蓋
之倫慮焦於民事居奇挾贏之子內熱於貨財識秋之
真富秋之暇佳時勝履正屬我輩曷可無述同來者麟
徵師李聖幾

二八中九日行菴文讌圖記

行菴在揚州北郭天寧寺西隅馬君嶰谷半槎兄弟購
僧房隙地所築以爲遊息之處也寺爲晉謝太傅別墅
西隅饒古木鬱鬱陰森入林最僻不知其近郭菴居
其中無斲礮鬆采之飾惟軒庭多得清蔭來憩者每流
連而不能去乾隆癸亥九日積雨旣收風日清美遂約
同人咸集於斯中懸仇英白描陶靖節像采黃花酌白

醪爲供乃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
賦詩陶陶衍衍觴詠竟日旣逾月吳中寫真葉君震初
適來羣貌小像合爲一卷方君環山補景命曰九日行
菴文謙圖裝池成將各書所作於後而屬鸚爲之記按
圖中共坐短榻者二人右箕踞者爲武陵胡復齋先生
期恆左抱膝者爲天門唐南軒先生建中也坐交牀者
二人中手牋者歛方環山士庶左仰首如欲語者江都
閔玉井華也一人坐藤壑撚髭者鄞全謝山祖望也一
人倚石坐若凝思者臨潼張漁川四科也樹下二人離
立把菊者錢唐厲樊榭袖手者錢唐陳竹町章也一
人凭石牀坐撫琴者江都程香溪先生夢星也聽者三

一人垂袖立者祁門馬半槎曰璐二人坐瓷壑左倚樹右跛腳者歛方西疇士唐汪恬齋玉樞也二人對坐展卷者左祁門馬嶰谷曰瑄右吳江王梅泮藻也一人觀者負手立於右江都陸南圻鍾輝也從後相倚觀者一人歛洪曲溪振珂也童子種菊者三人樹閒侍立者一人撰杖執卷者各一人其植有蕉有竹又有雜樹作丹黃青碧之色紀時也夫重九佳名舉俗所重而高常侍歎獨坐以搔首陸天隨感登高以敷門無其時地與人耳今吾儕幸生太平遇勝地又皆素心有文之侶固爲人世不可多得之會而此十六人者或土斷或客遊聚散不常異日者歲月遷流撫節物以有懷一披此圖

况如晤對將來覽者或亦不異此意乎

佛日淨慧寺遊記

杭諸山起天目蜿蜒翔躍數百里羅於城西南眺青隴
碧其名最夥跳而之北郭是爲三山曰臯亭黃鶴臨平
著勝幽謀地偏境奧游者罕至佛日淨慧寺在臯亭之
陰黃鶴之麓距臨平十里而近念宋蘇文忠秦太虛揚
次公司馬才仲元鮮于伯幾皆屢及於是述之詩筆與
山並壽不可以不遊發興於甲寅月正九日約王瞿曾
祥丁敬身敬汪師李沆同舟出郭門搖兀五十里過赤
岸桐扣進湯家堰捨舟而陸桑野沃衍可喜望兩山嶽
崑互複中諸峯巖巖狀如爭獻瑰瑋一峯爲儕輩所懷

如墮其脇獨高絕處闐然不能匿春寒薄陰餘雪晶晶
離離爲之目奪心誘於千仞之表卽黃鶴峯也緣溪行
水漸狹漸清石子五色布散被以荃蒲蒨苔綠縟如洗
旁多古櫟大松或欹或直行且翫入寺曛黑矣向主僧
借榻畢復走寺前左偏小石橋上橋下爲潭亭面橋萬
竹翳亭後時陰靄四合眈眈不可辨惟聞泉籟淒戛瓦
雪釋靄旁睨有怪梅臨潭上始著花潭氣鏡空晃激花
上縞幽曜冥光景奇絕少選片月出林表朧朧微露人
影靜對不足寺門欲闔歸宿東廡之樓下月轉寒偏相
與賦詩未就起視殿角一小山陳平而椒銳沈碧近人
達旦視之叢灌也十日澄霽僧具粥已引余輩取徑寺

後循東麓下溪中多大石陂陁隱見水漫流其上勢偃
怒殺則如鳴玉鼓絲之聲始歎坡公土肉山骨之句爲
善寫物狀窮水源得龍藏泉石裂若蛻亂泉陟崖腹得
龍洞頂平若堂左折而上爲仙姑洞口仰出若壺窺之
下黝然深稍進又一穴其深不測眾掉慄莫敢入日未
亭午別僧歸是行也敬身師李與予各得詩四首瞿作
遊錄末云以薦後之來者噫林藪巖竇之觀大塊之所
薦於屏處者以娛其湮鬱也雖文忠太虛諸公亦暫至
耳彼昧者遊之目接而神馳足蹈而趨背得不虛子之
薦乎吾與子幸與山鄰姑務屢遊以毋虛大塊之所薦
聊憶以爲記

開濬西湖碑記

代王都運作

皇帝御極之二年化浹恩沛川瀆貢珍育物之仁與天無極

特軫東南民力將興水利乃博采羣議以杭州西湖可溉上塘田千頃近漸湮塞

詔浙省臣工亟謀開疏之宜事下前督撫議支藩庫以役民夫未藏事去鈞奉

命運甃是邦謬荷重寄於恤亭戶蘇罷商外思所以報效萬一竊聞古轉運之職在漢治粟內史有幹官如漕謂主均輸之事謂筦鹽鐵而榷酒酤也唐置重臣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而引水入田之法見於白公錢塘湖石

記宋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八路兩浙合爲一並置轉運使副熙寧七年始於杭州置司漕挽芻粟一以歸之其時能於官者往往以釃析河渠著聲沿及元明運使始專理鹺政則運鹽諸河尤當興復轉運之兼水利由來久矣因願捐已貲如前所議之數畢力挑濬微臣涓埃之忱得達

宸聽旋蒙

俞旨俯允鈞聞

命之下忻怵踴躍循視湖堤審其淤塞之狀則裹湖自孤山路迤西向爲有力者占種菱荷漸次沮洳十之二三焉外湖自柳洲迤南過湖心寺縱橫十餘里葑老根

深雲橫陣布姦民將覬爲稻畦十之七八焉於是簡委
賢員召夫以萬指計畚鍤雲集晴霽而作霖潦而止葑
者雜之淺者疏之始雍正二年十一月初十日訖雍正
四年十月二十日凡闢以丈計者若干深以尺計者若
干若赤山埠金沙港諸處自明楊公孟瑛開濬後侵爲
田廬塚墓者年久湮壅遠商掘廢恐致公私驚擾欲復
如唐宋時環湖三十里際山爲岸之舊誠未易言唯是
湖面澄泓練如鏡如羣峯鱗鱗倒影在下漁舠尊艇縱
恣所如郡人來遊者咸快舊觀之頓還旱乾之有賴也
欽惟我

聖祖仁皇帝

省方南幸浙中西湖

駐蹕凡五今奉

上諭於

行殿供佛爲報本嚴先之地

天章奎畫照映湖山魚鳥翔泳久久被澤恭以餘財葺棟宇潔坊塹青紅楹檻煥然浮動于水雲光影中蘇公堤向爲水齧基址日削則將所浚葑泥加庫爲崇凡三尺增隘就廣凡尺許而城內中河西小河之與湖流交通者亦浚之以利舟楫東河受蔡河橋外沙河之水爲鹽艘運道除污展清所以盡厥職也總會計之實費銀三萬七千七百兩而開湖之役始告備夫經理西湖自

李鄴侯白太傅以來莫如蘇子瞻楊溫甫子瞻既疏利
害于朝復具申三省籌畫明悉無可摘索而御史賈易
已劾其科騷部內以事遊逐雖廢格不行宰臣未免有
兩罷之請溫甫力排羣議銳意行事終以清理包占地
蕩爲豪右所忌二公雖功在後世所遭逢何其難也今
鈞於二公駑劣無能爲役伏遇

聖天子在上濬川距滄邁舜禹之鴻績舉久墜無窮之
利而施於民不待倡議於有司且閔微勞加以四級若
前撫憲傅公下情旣不壅於

上聞今制府李公督率有司以觀成功然則鈞之才雖
遠不如蘇楊而鈞之遭逢極盛寧非二公所深願不得

者哉事既竣餘銀五千兩買田若干畝使籍田戶之租視葑稍生卽募人剗盡歲以爲常繼是毋廢墜毋侵冒不必設開湖之司立撩湖之軍所以爲此邦生齒計久遠者在是矣爰記顛末以諗來者

田家灣志

入杭城北武林水門二里而近有地曰田家灣故田家橋也橋廢而地存當水洄曲處土人遂呼爲灣若揚之茱萸蘇之明月之類至問田氏爲何人則土人不知考之圖乘亦不詳所始偶閱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有云田家橋在北關門內莫知名橋所自開禧時朝廷建宅以賜田俊邁之子蓋有兆之于先者按宋史寧宗紀開禧

二年韓侂胄枋國五月下詔伐金以池州副都統郭倬
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郭倬等
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
與金人乃得免三年八月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斬郭
倬於鎮江不書賜宅事惟岳肅之程史云郭倬等受圍
蘄縣大酋僕撒索董者使謂汝翼曰田俊邁守濠實誘
我人而啟釁端執以歸我我全汝師汝翼不敢應池州
帥司提轄余永寧勸倬倬執俊邁與金人乃折箭爲
誓啟門以出二將後朝廷命大理正喬夢符於京口治
俊邁獄永寧磔死倬棄市汝翼以不出語竄瓊州俊邁
家賜宅予官正葉紹翁所紀田家橋賜宅爲先兆者俊

邁召釁被執非臨難不屈者比倬誅而俊邁之子賞侂
胄主兵欲以揜敗衄之恥也賞罰不當莫此爲甚史筆
失書寧免疎略之責邪若田灣之名何必以俊邁著哉

屠墟廟志

雍正乙卯寒食日予汎輪歸自西溪憩於古蕩見有奏
伶樂神者問其廟曰屠墟也問其神曰城陽景王劉章
也予悚然曰有是哉王之功在漢社稷人心尙不泯邪
溯王以高帝孫齊王子弱冠入宿衛維時娥姁牝晨外
族構亂妻王祿女規爲密黨天祚漢室悉其本謀歌言
田意酒行軍法遂首倡大義告齊發兵陰結平勃北軍
左袒擊產斬祿如殺狐鼠方是時安劉氏者平勃功爲

多惟王實始終之若嬰若寄若宙若通若揭皆倚以爲
強因之集事使非齊國稱戈未央入衛則外兵莫召禡
祿魄者無人南軍尙存斷產頭者恐不勝也王初封朱
虛後封城陽後漢郡國志建武中省城陽屬琅邪國漢
書地理志朱虛縣亦屬琅邪郡王薨人思其功立祠於
其國而郡國亦多爲立祠劉盆子爲王之後軍至華陰
齊巫鼓舞祠王以求福助逮獻帝時濟南立祠至六百
餘賈人或假二千石輿服導從作倡樂曹操爲濟南相
國乃毀壞祠屋禁絕吏民不得祠祀應劭爲營陵令唯
聽朱虛與菖葦再祀備物而已是王之祠盛於東京衰
於當塗不謂錢唐一隅空林古水側尙有儼然尸祝之

者夫漢德在人心則王祠不可毀光武於盆子之降猶
言宗室無蚩者使食均輸終其身肯絕王祀乎操自少
時聞許子將亂世姦雄之評輒大笑自熹則其睥睨漢
鼎蓋不待董卓弑逆之後已於毀王祠屋見之故禁賈
人導從迎神可也毀祠絕祀不可也王沈魏書載其事
云世之淫祀由此遂絕陳壽削之第云禁斷淫祀而已
沈襲其詞曲筆之一罅壽沒其實良史之一失故於屠
墟廟志之

機神廟碑

古者蠶有先蠶竈有先炊牧有先牧嗇有先嗇蓋祭先
代初始之人以明報本之意所謂有功則祀者也杭於

東南爲大府桑土饒沃筐篚織文之貢於是乎出國
家常以內務重臣董其事置局城西而羣工匠多家城
東舊有機神廟地陋制陋隸於局者與自爲繪以鬻者
率私錢拓而新之獨無表石之文不知神所緣起懼無
以示將來答靈貺因謁記於予予惟機神不載祀典觀
其爲器則有杼有軸有奩有媵有榘有樓有鹿盧有躡
有綜佐之者有杓有梭有鑊有繼車蓋一器而工聚焉
冠帶衣履天下厥功甚大寧無神以主之淮南子云伯
余之初作衣也綵麻索縷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以
便其用高誘注云伯余黃帝臣也一曰伯余黃帝按史
記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則伯余非黃帝可知且帝嘗製

五兵製指南車製華蓋製六律六呂製九針豈一手足之烈哉上有敦敏之君斯下有神明之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物勩於臣功歸於帝然則機有神非伯余莫屬矣考唐織染署有七月七日祭杼之文史記正義云河北織女三星主果蔬絲帛詩所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者是也其祭以七月七日則附會七夕織女詣牽牛之說與乞巧俗類今廟象衮冕儼然無玉珈雲袿之飾與唐祀異稷之配殷人易柱而棄說者以爲禮之善變傳曰天道遠人道邇機神雖私祀殆合於禮而知修人道者歟今

天子躬勤儉以御世垂宵衣親澣濯虎旅龍驤之士皆

衣大布神於斯時效職甚易而羣工匠之荷神庠者正
未有艾乃詳其說俾鑱于石復爲之歌以樂神曰神
之降兮軒邱之廷易衣皮兮以緯以經神之妥兮東城
之宇司衮衣兮爲黻爲黼染人五文兮幄氏萬縷貢尙
方兮及我兆庶練日兮辰良紛巾舞兮浩倡靈風靈雨
兮澤我流黃湛清酌兮瑤席萬斯年兮享祀無斃

重修洞真觀碑

洞真觀者在浙會城東北隅平安坊祀火星也道家有
夜中於星辰下陳設酒脯麩餌幣物上章於天皇太一
五星列宿之儀故主以道士而名之爲觀鄭子產禳火
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今者就太陰之位當蒼龍之

尾生爲木子制爲水妃祠則高屋祭則盛夏酌之古典庶無違戾然子產所祀者高辛氏之火正黎所謂吳回祝融孔穎達以爲卽回祿也火星之祀其非歟曰何可非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三曰命火謂熒惑馬融注尙書言之赤帝赤熒怒之神爲熒惑位南方春秋文耀鉤言之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祭五德之帝赤熒怒其一焉鄭康成注禮記言之天神之貴者太一太一之佐曰五帝赤帝赤熒怒顏師古注漢書言之夫顓頊命黎司地屬民使民神有序絕地天通而熒惑位南爲禮爲視爲執法爲方伯司察妖孽民克由禮而祀之以禮亦猶行古之道也觀朔於宋紹興三年元至正明

洪武中屢修而圯 本朝康熙二十七年道士李明山者葆真抱一維持科戒顧茲頽基思加崇飾遂乃徧走信人繕完大寢功未迄就遽示解形嗣法孫楊子諒篤志道門踵事彌勇丹楹刻桷左城右平之制次第增麗拓其外爲三門規其左右爲關壯繆祠爲天醫殿又闢其後之左爲重閣上庋斗姥下安天地水府三官像宴頤叢霄恍惚萬靈所以夾輔火維用昭享錫也觀夫閑宮邃宇闔陰開陽藏瀟耀於無形泯赫戲於未兆陶品物以運洪鈞瞻羣生而扶有極於是郊燔柴朝庭燎祭炳蕭尸爇俎昏執燭燕抱燠卜楚焯喪熬穀田焚萊儼傳炬雍烹飪治爍金司烜氏以遂司燿氏以救挈壺氏

以爨剪氏以薰蠋氏以灰柞氏以化雉氏以燒季春出
之季秋內之夏至禁之冬至改之畫之以圜司之以龔
瑞爲流珠厭爲方井腦譎出髓畢方蚩尤旣滅甘雨孔
時明齋在陳嘉牲在俎神其居歆可以禱安宅可以祚
豐年矣夫五緯在天而精氣常接於人况鍊師等齋心
凝神浴蘭祓芻詠空洞之靈章佩紫臺之眞誥其爲感
假又不可以恆情測也乃礪貞石請文紀事并系以詩
曰

宿列于南三十三祀行乎周天四靈允懷尊赤氏兮神
棲于北維億萬齡奠乎泐河百神環衛配元冥兮聆隧
之信今徹其餒炎德順兮營室之中大役土功羣心同

兮重欄複廟金真監醮景福以召兮山尊漑杯青蘆沃
災協氣以回兮摘文道古旌神之宇兮茅館尹樓龍漢
永侔兮

重脩錢唐西溪天曹廟碑

杭郡西七里有縣曰餘杭萬山環其郭大溪截其野
溪源自大滌東西徑天目諸峯積黛障天鬱幪雲霧吐
溜泄瀑奔盪奇猛夏雨所會雷輓濤怒彌原冒隰漂汨
田舍錢唐西溪當餘杭下流鄰邑其壑鄰民其魚維神
生有漢熹平中來令茲邑乃度溪南地築塘以瀦凡三
十里西北建石牖以瀉於溪號曰南湖民懷其德立廟
湖上後唐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而西溪民亦爲廟祀

今俗所謂天曹神是也西溪俗以二月十五日爲神降日絃匏鏡吹翠旂金較導神行村落聞鵲尾之爐鷓斑之香士女擎跽熏燎煙燭不絕於道與餘杭同蓋猶魏人置豹祀秦國思鄭渠二千年如一昔風雖近巫官無厲禁夫巖其始生而隳其棲託華其鹵簿而撓其棟宇非神依人人受神之意也雍正十三年春神降日夢於氓曰將新吾廟於是里耆老某某等奔走相告曰吾溪澣民藉神祐旱禳而澍潦禱而縮疾禱而起況神有命集斤召鎔其曷可已未朞月庭廡翼然丹碧爛然寓馬如蹠土偶如訶神俛冕畫衣端眎於朱龕繡帷中捍患之報不懈益虔禮也從兄鷓居西溪來請記於鷓鷓惟

酈道元注水經於漸水下詳神防水且有移築縣城之事歐陽永叔修唐書地理志於餘杭下記歸珽開湖築甬道因神舊迹神之功德昭然簡策久而愈光非故老傳聞之比并以告後之嗣事神者神陳姓諱渾乃爲之歌俾以迎享送神其詞曰

水澆澗兮山嶠嶢神朝遊郭文之宅兮暮泝尹公之潮
上湖月出兮下湖風飄望神之來兮吹洞簫下西溪兮
極浦拜蠶媪兮茶戶竹掃壇兮花代舞潔玉几兮雲疊
炎靈歇兮神享恢斥鹽蚩九兮陋汾臺駘千金場兮干
頃陂兩黃鵠兮繫我思割雞釁門兮麗牲樹碑盼蠻兮
靈威無沴兮無饑昔黃綬兮今衮衣吁嗟令兮吾誰與

歸

重建揚州雙忠祠碑

宋德祐之季國亡君降士大夫將帥之臣死封疆者相望不絕論者以爲尊賢養士之報而大義卓犖照灼百世首稱信國文公與文公異跡同心者則淮東制置使李公庭芝通州副都統姜公才其人也當元兵破襄樊下沔鄂取安慶略蕪湖沿江諸郡望風投拜勢如拉朽惟兩淮閩廣尙全淮東得李公開濟之才爲之鎮姜公以驍勇佐之隱然示敵爲不可犯文公遁入真州初欲結兩淮以觀後效訛言說降給使出境微苗再成幾不免於李公之手假而天心悔禍將相協謀號召淮西兵

揜金陵以截京口天下未可定也乃李公既拒文公不
納夏貴又以淮西降長圍之策日堅兩宮之劫不果於
是收燼背城血戰日苦登陴焚詔易子繼糧而兩公之
心力殫焉然兩公猶欲航海秦州遠赴益王福州之召
鬲靡楚胥望未絕也迨朱煥以揚降孫貴胡惟孝以秦
降不死綏而死執可謂得死所者已文公從北軍來狂
夫猶將阻之此其跡之不得不異者也一旅以圖存九
死而不悔此其心卽文公之心較之禦敵無策臨難授
命者加一等矣前代旣祠文公於揚州 本朝圮而復
脩兩公亦有祠於廣儲門外梅花嶺側歲久不治化爲
榛莽惟綽楔存州民老稚撫迹悼歎友人馬君嶰谷亟

白當事出私錢購材市甌爲屋三楹築門繚垣奉兩公
栗主其中牢醴邊實以時享祀君子謂是役也以義舉
是財也以信施鸚客馬君所樂觀厥成爲之記并系以
詩曰

有宋之南相賈召患劫盡紅羊謠成白雁桓桓李公鎮
是淮東奮怒誓師擐甲手弓將軍曰姜身先陷陣不金
而鼓敵人大震黑雲壓城落日照旗鑿輿莫要糧罄士
飢帥眾七千蹈海靡悔龍種猶存叛將內潰坡陀碧血
灑此萸灣信國同心夏貴厚顏旣考新祠酌酒憑弔我
作銘詩比於雙廟

樊榭山房文集卷六